

中國邊政

第十八期

要目

- 三年來在安定中進步的蒙藏工作……………記者
- 論培育蒙藏青年人才問題……………東濟
- 從北史及隋唐書中看古突厥文化……………周昆田
- 中華民族的分與合……………趙尺子
- 蒙古與漢族……………宋奇
- 時事述評……………
- 古塞上文明與洪患……………郭振芳
- 西域的宗教……………羽田亨著 宋念慈譯
- 滇邊民族的生活風習(完)……………張紫桐
- 西藏人在泰國……………伊西娜珍

中國邊政雜誌社印行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出版

三年來在安定中進步的蒙藏工作

本刊記者

一、前言

在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中，蒙藏委員會一向被人視作「冷衙門」，除民國四十七年李永新任該會委員長期間，藏胞全面掀起反共抗暴運動，曾一度為國人所注視外，嗣後似皆已將其忘去。或有人問，蒙古與西藏已隨整個大陸為共匪所竊據，蒙藏會豈尚有工作可為？但在事實上，該會仍像其他各部一樣，正常的推動着工作。

吾人皆知邊疆地區佔中國全部領土百分之六十，其中蒙藏地方亦有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四十，且多位踞國防衝要之邊境，尤為今後國家生存強盛所繫。而中華民族五大支系漢、滿、蒙、回、藏，即有四大支系分佈邊疆。加以鄰近邊疆及西南各地區之民族總數約七十，其人口在三千五百萬以上。目前正因為蒙藏委員會暫時無法掌握工作上之「領土」對象，其施政較之其他部會，常有事倍功半之感。最近記者訪問有關人士，對蒙藏工作多所探討，藉機獲得較多瞭解，概括言之，自郭寄嶠接長蒙藏委員會，三年多以來，其施政係於安定中有進步，今就可公開部分作一次簡單報導。

二、促請國人樹立重邊觀念

民國十年六月，國父在廣州講「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時，曾昭示：「講到五族底地位，滿洲是處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蒙古向來是俄國的範圍，西藏幾乎成了英國底囊中物。」由此可知外人在覬覦我國廣大的邊疆，這些地區亦時刻有被外人侵佔之危。但是，國人對邊疆之態度如何？早年考試院戴故院長傳賢曾慨歎說：「民國建國至今，為時雖二十有七年，然實際成立統一全國之政府，僅始於南京奠都之後。其時百端草創，人事複雜，才智之士，羣趨於燈紅酒綠之都會，大於本部一倍之邊疆，或則不知，或則不理，或則雖具熱忱，而被粗淺之地圖，與在外國學得些須治理本部之政制法律經濟等所誤。動輒以開發邊疆，集中統制，廢藩置縣，改土歸流，擴張農田，消滅宗教等，反乎想道之議論相向，而真實平允長治久安之道，殊未之見也。」

惟時至今日，國人對邊疆似仍多輕忽，邊胞亦欠團結，以致形成上多漠視，下感怨懟之現象。所以自民國五十二年十二月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到任後，迄今三年餘，隨時都在利用機會，籲請國人注意格遵國父遺教、憲法規定、及總統歷年訓示與中國國民黨歷次宣言決議案，重視邊疆，扶助邊胞。同時對邊胞宣揚政府之德意，鼓勵其奮發進步，以期獲得各方瞭解與協助。並

特撰「艱難共濟話籌邊」一文，本檢討過去策勵未來之意，提出其明確之見解：「縱觀我歷代治邊政策，無論其為『防邊』『綏邊』或間有『建邊』者，然而傳統觀念上，則概屬輕忽邊疆，漠視邊政，致邊地之開發建設，鮮有成就，因而導致強鄰欺凌，歲無寧日，由是邊地為人侵奪，邊胞為人欺侮，邊民生活備陷艱苦，愈誘國際覬覦，此雖由歷史之遺留，然過去一般人昧於『內地無邊疆無以屏藩，邊疆無內地無以存養』之達理，遂使輕邊觀念，牢不可破，故在今日，非在心理上澈底改正，絕難策籌邊之功，亦無從期復國建邊之效。今日而言籌邊，……國內外邊疆各族人士，為珍惜前輝，軫念來日，知不能不精誠協力以籌邊，而內地各界尤其學術界先知先覺人士，至期高瞻遠矚，懷於往史之非，顧念籌邊艱鉅，惠予多方支持，至於內地與邊疆相互依存之切，則雙方同胞，更須能相與凝成一體，共起奮進，則籌邊事業，亦能日趨有功矣。」

三、重訂對蒙藏之施政要領

由於歷代「輕邊」觀念之遺留，迄今國人心理上仍多存漠視邊疆之陰影，從而在行政上處理問題，難免有許多隔閡，損碍民族情感。據悉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會根據政府既定之邊疆政策，針對當前情勢需要，以達成未來配合反攻建邊使命為目標，重新擬訂該會施政要領，以作為現階段施政之準則，茲照錄其原文如次：

(一)尊重各民族之地位平等，宗教信仰自由，並促使互助互讓，精誠團結。
(二)適應反攻建邊需要，制定各項有關方案，配合反攻軍事。
(三)搜集編製有關各邊疆之歷史文化武功等書刊資料，宣傳各族光榮歷史與邊疆之重要性，促使社會人士對邊疆之瞭解與重視。
(四)聯繫海內外蒙藏人士，提高其國家觀念，及對赤、白帝國主義之敵愾與警覺。

- (五)培育蒙藏青年，輔導其升學就業，並鼓勵其正氣與正義感。
- (六)救助蒙藏在臺之老弱孤獨與病患人員。
- (七)研究收復蒙藏時之歷來疑難問題，預擬合理解決方法。
- (八)會內行政：
 - (1)一切措施力求公正嚴明，絕無偏頗，不使任何方面對本會責難懷疑。
 - (2)依據辦事細則，分層負責，和衷共濟，處理公務，並恪守紀律。
 - (3)逐漸劃一辦公用具，保持整潔嚴肅。
 - (4)美化文書圖表簿記，力求簡單明確。

其次，在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之五十六年度施政方針中，有關蒙藏委員會主管部分計為三項：

- (一)策劃重建蒙藏政務措施，推廣研究蒙藏問題。
- (二)加強聯繫海外蒙藏人士，增進反共復國力量。
- (三)培育蒙藏青年幹部，儲備邊疆建設人才。

四、蒙藏工作概況

(一)關於民族政策者

(1)促進有關機關對蒙藏之重視：我國蒙藏政策具體規定於憲法條文者既多，國父遺教及總統訓詞尤迭有昭示，執政之中國國民黨歷次重要會議宣言與決議，莫不揭櫫重視邊疆，扶植蒙藏邊胞之義。三年多以來，蒙藏委員會一切施政，亦曾完全遵照既定政策，努力以赴。該會委員長郭寄嶠仍感有關機關對蒙藏難免忽視，故對邊疆政策之宣導，曾多方剴切說明，促請同加注視，現已日獲瞭解同情，如此當對其施政有所裨益。

(2)研訂收復重建方案：該會為針對匪偽暴政，研究規劃光復蒙藏政務，適應重建蒙藏需要，對一般性蒙藏政策之修訂，業已大部完成，如「反攻復國時期邊疆政策綱領」、「蒙藏政策綱領」及蒙藏經濟、衛生、教育建設方案等草案，並繼續研擬補充「內蒙古盟旗省縣行政區調整原則之研究」等與蒙藏有關之各項新方案，共計十七種，編印有「蒙藏方案草案初編」。此外，該會組織法係早在民國十八年公佈，三十六年會修正一次，迄今二十年末再修正，時移事遷，想已不能適應事實需要，聞該會經多次研討，亦擬訂新組織草案呈報行政院。

(3)編譯有關蒙藏應用之教科書：收復大陸後，為普及三民主義思想，清除共產毒素，貫徹邊疆政策及發展蒙藏地方教育，該會認為亟待編印蒙藏中小學教科書，年來經該會與教育部迭加研商，已於五十五年三月間開會決定，以教育部現正編輯之光復地區中等學校及國民學校教科書為藍本，酌予改編，其原則為：(甲)適合蒙藏地區學生程度，(乙)凡原教材中有關清除共產毒素思想、以及有關民族倫理文化之教材，不得刪除，(丙)增加蒙藏地方鄉土教材，(丁)此項教材之改編，俟所編光復地區一般教科書告一段落時，即由教育部協同蒙藏委員會着手進行，並儘速完成之。

(二)關於民族團結者

(1)慎重編審書刊，融洽民族情感：年來各方編印有關蒙藏書刊資料及教科書等，時有記載歪曲史實刺激民族情感之文字，影響民族團結至大，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郭寄嶠到任後，據聞對邊疆書刊之編撰，非常慎重，其會內過去所編印之書刊亦已分別重新審查校訂。此外，並對外界出版之圖書、課本及廣播等

，隨時注意搜集查閱，以期避免登載刺激邊胞之文字，藉符尊重各民族宗教信仰與習俗之政策。

(2)輔助蒙藏人士，參加社會活動：在臺蒙藏各族舉辦重大紀念節日活動，三年多以來，蒙藏委員會均曾加以輔助，如蒙族舉辦成吉思汗大祭，藏族舉辦佛節及西藏抗暴紀念活動等，以示政府重視蒙藏民族先賢事功及其宗教信仰，藉而鼓舞其團結奮發精神。並積極協助蒙藏人士參加國家慶典、社會活動及迎送國賓等，去年又特撥專款購置蒙藏服裝，備作參加集會表演之用。凡此種種活動，當為顯示各族文化及全民團結之精神。

(3)輔導蒙藏人士生活就業：在臺蒙藏大專畢業生，及具有工作技能之青年，或由蒙藏委員會以介紹方式輔導，或自行就業，均已獲得相當工作。至其中部分蒙藏人員以語言及年齡等限制，尚未謀得職業者，則按月發給生活補助費。如因病無力籌措醫藥費用等特殊情形者，則由蒙藏委員會會同內政部給予特別救濟，藉示中央關懷蒙藏邊胞之至意。

(4)適時與蒙藏人士交換有關蒙藏措施之意見：追隨政府播遷來臺蒙藏同胞，胥皆忠貞不渝，深具愛國愛鄉觀念。蒙藏會除對其生活予以關注外，更注重精神方面之聯繫與疏導，以發揮蒙藏同胞固有團結精神，共同致力反共復國大業。據聞該會曾隨時派員訪問或約晤在臺蒙藏人士，瞭解彼等生活現狀，交換有關蒙藏措施之意見。近並積極籌辦海內外蒙藏人才調查，以應反攻復國建邊需要。

(三)關於聯絡海外蒙藏同胞者

(1)建立聯絡海外蒙藏同胞據點：我國蒙藏同胞僑居海外者，計約八萬人以上，其中旅美蒙胞約一千二百餘人，係輾轉經由歐洲移去之喀爾穆克族，現聚居於新澤西州及賓州等地，均已獲得安定生活。旅美蒙胞二十餘人，多從事學術研究工作。其次為僑居日本之蒙胞約百人，概屬內蒙古盟旗之留日者，多與當地女子結婚，一般生活情形尚稱良好。再則為旅居印度之蒙胞七十餘人，藏胞則約六萬人，又散居尼泊爾及錫金之藏胞亦約二萬人，此等蒙藏同胞，概係青康藏地區反共抗暴運動發生後，逃往該地者，現多從事農墾、手工藝及築路等業。至旅歐喀爾穆克蒙胞二千餘人，藏胞一千三百餘人，分佈在英、西德、法、義、比、丹麥、瑞士、捷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等國，除在共產國家約二百餘人生活甚感困苦外，其餘處境尚佳。蒙藏會已分別建立聯絡據點，委託專人聯繫，藉求掌握海外邊胞，展開反共愛國活動。惟聞該會對旅歐蒙藏同胞聯絡事宜，迄仍限於經費無着，工作成效未著，為美中不足耳。

(2)策勵海外蒙藏人士，輪流組團回國觀光：旅美蒙胞反共意志堅定，愛國情殷，近三年來配合一般僑團，進行反共愛國活動，迭有優良表現。並建有蒙古新村及喇嘛寺廟，組成文化、宗教性等社團九個，蒙藏會除特撥專款補助其文教公益事業外，五十四年十一月 國父百年誕辰紀念及五十五年國慶與總

統八秩華誕，均曾策助組織蒙胞代表回國致敬團，參加慶典，晉謁總統與向三軍將士致敬，對政治、經濟與軍事建設進步情形，獲得深刻印象，返回僑居地前，經由印度轉往歐洲等地訪問僑居蒙胞，報導其親感，並轉達政府關懷之至意，已發生相當影響作用。此外，復對旅印藏胞知名人士或致慰問，或餽贈禮品，以示關懷，近年來留印藏族中曾持偏激立場之少數人臺，對中央態度已有顯著改善之趨勢；近更有若干旅居印度與歐洲之藏胞希望來臺，投效祖國。又有旅歐蒙胞智識青年，兩次組團赴美訪問旅美蒙胞，該會均曾會同駐美大使館妥予照料，五十四年八月該團會被接待參觀紐約世界博覽會中國館，彼等對祖國文物與經建進步，非僅獲得相當瞭解，且對政府給予優遇溫暖，認係歷來所僅見，咸表感激。該會此等措施，深謀遠慮，其收效於未來裨益國家者，恐非能以道路計。

(3) 救助海外蒙藏苦難人士，促進其嚮往祖國信念：僑居海外蒙藏人士，經蒙藏會取得聯繫，對其生活較感困苦者，三年來辦理特別救濟事項計有：五十四年五月由該會洽請大陸災胞救濟總會，撥款救助旅印蒙胞六十七人，同年十月該會撥款救助旅日蒙胞色敦巴等六人。又於同年五月協同有關機關，促請聯合國難民救濟高級專員公署，通過救助旅居印度等地藏胞新撥款計劃，我政府同時亦撥捐美金五千元。至十月間復協同大陸災胞救濟總會與「美國西藏難民救濟委員會」駐印代表協議合作，設置旅印藏族學生獎學金二十名及搬運食米一百噸。五十五年元月復據調查旅居歐洲部分蒙胞生計困難，亦經該會洽請救濟總撥款救濟。至旅印藏胞舉辦之文教公益事業，該會已特加注意，按月撥助款項，並輔導改進。

(四) 關於擴展宣傳者

(1) 改進蒙藏維語廣播：蒙藏會為對大陸及海外蒙藏邊胞宣傳反共，號召抗暴及報導國策政令，會同中央廣播電臺特闢蒙、藏、維語廣播節目，原定每日每種語言各播出十分鐘，辦理有年。嗣為適應事實需要，自五十四年二月起各增加為三十分鐘，且蒙語部分同時使用三個週率，維語用二個週率，藏語用一個週率，分別播出。另在正義之聲廣播電臺每日播出藏語節目三十分鐘，年來曾迭接印度各地藏胞來函反應，對此項播音均極重視與感奮。

(2) 編印有關蒙藏邊情資料：蒙藏會所編印之「邊疆叢書」及「邊情資料」，於加深國內外對蒙藏情形之瞭解，便利推廣研究邊疆問題，裨益良多。三年來除稿件尚在審查者外，已出版有「外蒙古」等書十餘種，均已按其性質分贈國內外有關人士參考，並就約選部分續與國際學術機構進行交換，以拓展國際民間對蒙藏之瞭解。該會又繪製足以表現蒙藏民族特性之圖片，購置幻燈機，搜集攝製蒙藏優良風土人情之照片，以備對蒙藏情況作有系統之廣泛介紹。

(3) 研究蒙藏敵情：為籌劃收復蒙藏地方，及研擬重建蒙藏方案，自當瞭解匪偽控制蒙藏之情況，該會已經常彙集有關資料，加以整理研判，繪編各項圖

表及專冊，並為報導蒙藏地區最新動態，剖析匪偽陰謀暴政，按期編刊「蒙藏敵情月報」，分送有關方面參考。

(3) 輔導邊疆社團，研究蒙藏問題：年來在臺邊疆社團，推廣學術研究，定期舉辦專題座談，集合邊疆各族人士與國內專家之意見，貢獻政府作為規劃政務之參考。又如國立政大邊政學會出刊「邊政學報」，中國邊疆歷史語文學會編印叢書，及本會發行本刊，對喚起國人重視邊疆，駁斥外人對我蒙藏之謬誤宣傳，均有所盡力，各該邊疆社團亦獲得蒙藏委員會甚多贊助。

(5) 購置蒙藏文印刷設備：我國蒙藏同胞所使用之文字語言，均與內地不同，此間公私印刷機構皆無是項設備，蒙藏委員會為印製蒙藏文宣傳品及教科書等，以備寄發海外及空投大陸之用，特於五十五年籌辦蒙藏文小型印刷廠，鑄造蒙藏文字模，購置印刷機，訓練排字印刷人員，閒經年餘之研究改進，現已試印成功，此殆為自由地區唯一之蒙藏文印刷廠，裨益收復蒙藏推行文教事業，可以預卜。

(五) 關於培育青年人才者

(1) 輔導在臺蒙藏青年就學：培育蒙藏青年，儲備復國建邊幹部，為政府一貫政策，蒙藏會為推行此項政策，以應事實需要，會同教育部制訂「蒙藏學生在臺升學臨時辦法」，於四十四年五月三十日公佈實施。蒙藏在臺青年，歷年經注意輔導，均已獲得適當學校就讀，據該會統計，截至目前蒙藏在校學生合計一百九十一名，計大事與軍事學校五十三名，中等學校七十六名，國校六十二名。

(2) 恢復考選蒙藏籍公費留學生：該會為儲備專門學術人才，前曾請准設置蒙藏籍公費留學生一名，僅於四十四年舉辦一屆，嗣因政府外匯短絀，所有公費留學均暫停辦理。近為適應事實需要，迭經該會力爭，已請准自五十四年起恢復考選。據聞教育部業經照例併同其他公費留學考試辦理，五十四年擇優錄取烏榮勤、五十五年錄取于君慧等各一名，已分別出國深造，本年之考選事宜，當由該會續洽教育部參照成規實施。又該會對已赴國外留學之蒙藏籍公自費留學生之聯繫，正分別調查其就讀學校科系，以便經常通訊，寄發資料及加強輔導。

(3) 獎助在學蒙藏青年：蒙藏會為鼓勵蒙藏青年安心向學，復訂有發給蒙藏學生獎學金及補助費暫行辦法各一種，以獎助就讀中等以上學校之蒙藏青年，實施以來頗著成效。該會並自五十四年起將蒙藏學生補助費每期每名一律調整為四百元，其獎學金名額亦由原定每期二十名，增加為三十名，以期蒙藏青年均能順利就學，鼓勵上進，蔚為國用。

(4) 協助蒙古青年學習其本族語文：該會鑑於收復重建蒙古地區，培植識諳蒙古語文之青年，當為準備工作重要之一環，故特按期撥款補助蒙文進修班。該班現有學生四十五人，依其程度分為四組，蒙藏會除多方鼓勵蒙籍青年參加

學習外，並自五十六年度起增撥補助費，以利改進。

(5)輔導海外蒙藏青年回國升學：蒙藏會為謀求旅外蒙藏同胞，保持祖國文化及蒙藏固有語文習俗，曾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輔導海外蒙藏學生回國升學暫

論培育蒙藏青年人才問題

東 濟

一、前言

年來由於大專入學考試競爭劇烈，各方對大專聯考具有特殊身份者，如烈士遺族、邊疆、山胞、華僑與退伍青年及外交人員子弟之保送制度與加分辦法，多所評議。其中偶有涉及蒙藏青年升學問題者，對於此項問題看法之不同，迥一由純教育觀點出發，一則須顧及政治觀點，而政治觀點之需求與遠大，較之教育觀點為甚。民國二十七年二月九日考試院戴院長傳賢致當時教育部陳部長立夫函中，為設置蒙藏教育司事，對此曾慨乎言之：「民國建國至今，為時雖二十有七年，然實際成立統一全國之政府，僅始南京奠都之後。其時百端草創，人事複雜，才智之士，羣趨於燈紅酒綠之都會，大於本部一倍之邊疆，或則不知，或則不理，或則雖具熱忱，而被粗淺之地圖，與在外國學得些須治理本部之政制法律經濟等所誤。動輒以開發邊疆，集中統制，廢藩置縣，改土歸流，擴張農田，消滅宗教等，反乎想道之議論相向，而真實平允長治久安之道，殊未之見也。故今日而欲求為國家圖治平，為地方造幸福之治邊人才，難於登天者，非無此才也，未嘗培植也。」然而自彼時至今日，雖又二十有九年，上述情況似仍無多大改觀，以故目前亟待我國人加深認識與瞭解者，蒙藏地方，迥中國之土地，蒙藏同胞，為中華民族之組成分子。必由此樹立朝野上下一致重邊觀念，然後籌邊措施，始得植根於此心理上，以求開展，受惠者非僅蒙藏同胞，實亦國家之幸。

二、蒙藏教育之特殊含義

我國邊疆地區，由於歷史關係地理環境，生活習俗彼此互異，文化水準參差不齊，一般情況頗為複雜，論民族宗支之繁，不下百十，而以蒙、藏、維、苗、夷為主體；論生計，自狩獵、游牧、以至農耕，而以半耕半牧者為多；論政制，有盟旗制度、政教合一制度、土司制度；論宗教，則有佛教（喇嘛教）、伊斯蘭教、巫教、以至基督教，而以喇嘛教、伊斯蘭教信仰者為家；論文學語言，有蒙文、藏文、維文、以及羅緬、苗夷文，而以蒙、藏、維文及其語言使用之地區為廣。在此種複雜之情形下，中央實施邊疆教育，自當與一般普通教育有所不同，迥事理之必然。茲就當前蒙藏人才之培育而言，其施教過程，竊以除應傳授改進各族之固有文化外，並須灌輸民族國家所需要之統一文化與

行辦法」，於五十四年度奉核定實施。現已有藏族學生四名回國就學，其他旅居美國及印度等地蒙藏青年，其申請回國升學之甄選工作，正在分別審慎辦理中。

現代科學，以創立國族文化。期能先從其異，以奠定教育之基礎，漸求其同，以達成教育之使命，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殆亦為蒙藏教育之特殊含義所在。

三、培育蒙藏人才之重要性

(一)就國家對蒙藏之政策言

(1)憲法第一六三條規定：「國家應注重各地區教育之均衡發展，……邊遠及貧瘠地區之教育文化經費，由國庫補助之，其重要之教育文化事業，得由中央辦理或補助之。」第一六九條亦規定：「國家對於邊疆地區各民族之教育、文化，……應積極舉辦，並扶助其發展。」

(2)國父手訂建國大綱規定：「對於國內之弱小民族，政府當扶植之使能自治自決。」

(3)總統訓示：「憲法「邊疆地區」一章，就是我們三民主義的民族政策共同的願望和要求。」又指示：「對於邊疆各民族，一切設施應培養其自治能力，改善其生活，扶植其文化，以確立其自治之基礎。……以期造就邊疆各種人才，以應建設之需要。」

(4)中國國民黨為執政黨，其歷屆全國代表大會對蒙藏政策方面，均有力求扶植發展其教育文化，適應邊疆地區之特殊環境，謀致國族意識與民族文化之交融混一的決議。近如第九屆中全會對五院從政同志工作報告決議，其中由蒙藏委員會擬訂計劃實施者：「蒙藏業務應積極規劃建設措施，加緊反攻準備，並擴大號召海外蒙藏人士，加強培育蒙藏幹部，以適應反攻復國重建邊疆之需要。」

從以上各項來看，可知中央對邊疆之基本政策，係以扶植發展相昭示，因此教育部與蒙藏委員會制頒蒙藏學生在臺升學臨時辦法，輔導在臺蒙藏青年升學，不過為扶植與發展之一端。在臺蒙藏人士，可因此而感懷政府德惠，明瞭政府對邊疆之扶植發展非徒託空言，一旦蒙藏光復，則必樂於為國效命。

(二)就復興邊需要言

(1)蒙藏人才向感缺少：蒙藏地區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四十，地域遼闊，生活環境特殊，往昔內地人才均以無法適應，而裹足不前。今設蒙藏收復，尤必

無人願往，若取給於淪陷匪區之蒙藏青年，勢須施以短期再教育。但各級機關學校之中上級幹部，仍非任用隨同政府前往之忠貞份子不為功。何況蒙古、西藏有相當於省縣級之行政單位達數百個之多（內外蒙古合計二十個盟部，四個特別旗，屬於盟部之旗有二百二十八個，西藏地區約有九十個宗），而目前在臺蒙藏籍大專畢業之男女青年，合計僅有九十餘人，一旦反攻開始，即使全部任用，每一相當於縣之旗宗地區尚分配不到一人，幹部人才缺乏情形，可以想見。故應未雨綢繆，大量培育儲備，以應未來急切需要。

(2) 培育邊才防阻帝國主義者之侵略：近年來造成國辱民困之原因固多，而邊政不修，邊防不固洵屬重要因素。時至今日國際形勢雖有重大變化，但國際間無論敵友，仍多有分割我蒙藏地區，鼓勵其獨立之意圖。日、俄、英、印一向注意爭取培養蒙藏青年，為世人所盡知；而近年歐洲各國公私接待西藏青年受教育者已有千七百人，最近日本一個私立醫院院長亦負擔西藏十名少年在日教育生活費用。此等事例，既深值吾人提高警覺，亦應促請政府積極培育蒙藏青年人才，以應未來收復重建，國際折衝之需要。

(3) 負起復國建邊重任：自共匪竊據大陸，為逐行其陰謀控制蒙藏同胞之企圖，對於蒙藏地區之毒化教育，特予重視，據匪報刊誇大宣傳，截至五十二年底，共匪已訓練蒙藏民族匪幹四萬二千七百人，以故將來反攻大陸，辦理蒙藏復興時，中央派遣之蒙藏人員，必須受過我方高深教育之優秀人才，始克擔負起領導與對匪幹再教育之艱鉅任務。所以，目前政府對蒙藏青年之培植，祇慮其少，不嫌其多，故而輔導蒙藏學生升學，係刻不容緩之急務。

四、培植蒙藏人才與內地青年受教育觀點之不同

(一) 培育蒙藏青年為政府歷來施政要項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教育部召開邊疆教育委員會第六屆會議，朱故部長家驊致詞時曾說：「過去部辦學校，有大學、中學、師範，現在辦邊疆教育，連小學也由部直接辦理，……本部正準備指定幾個很好的大學，如中央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清華大學等等，收容邊疆學生，規定名額，並且給予邊生應有的特別照顧。」

再者，就筆者所知，教育部直接辦理邊疆學校始於二十五年，而在此或先或後或同時，由中央其他黨政機關所辦之邊疆學校尚多，統計其學校數有：

- (1) 教育部直轄邊校並分為：(子) 小學四十三所，(丑) 中學四所，(寅) 師範十六所，(卯) 職業學校九所，(辰) 專科學校三所，(公私立大學設置有關邊疆科系未計)。
- (2) 蒙藏委員會所辦學校，有專科學校一所。
- (3) 中央黨部所辦學校，有職業學校二所。
- (4) 中央政治學校有邊疆分校四所，及附設蒙藏學校一所。
- (5) 中英庚款董事會所辦學校，有中學二所。

以上皆為中央直轄之邊校，至地方政府所辦教育機構與各級學校尚不包括在內，蒙藏邊生在校讀書，均係保送入學，並享受全部公費或部分公費待遇，由此具見中央對邊疆教育之重視，亦從而可知造就蒙藏人才為政府歷來重要施政要項之一。

(二) 輔導蒙藏青年接受教育有其特定目標

近百年來我國蒙藏邊疆被攫奪，國家主權遭損害，蒙藏同胞受分化，為國家帶來無數災難，人謀之不臧，當為其主因。政府今後為扶植蒙藏，積極建設，使其能與內地同臻於現代化之境地，負起捍衛國家之任務，似應遵照國父所倡民族平等之原則，由教育方法，培養蒙藏青年之國族意識、自治能力及科學技能，以求全國文化之統一，此殆為政府優遇蒙藏青年之特定目標，與內地一般青年受教育之性質不同者在此。

(三) 復國建國時蒙藏青年負有特殊使命

蒙藏青年雖生於斯，長於斯，與內地青年所受教育相同，但因其血緣、地緣、語文等關係，在反攻大陸復國建邊時期，國家所賦予蒙藏青年之使命，却與內地一般青年不同。例如一個蒙藏青年在蒙藏地區所能發生之力量，恆足以抵千百個內地青年。尤其在外蒙古被俄帝挾持、西藏內部意見尚未溝通之當前情勢下，對於蒙藏之施政，更應從深遠目標着眼。所以，目前政府應積極輔導蒙藏學生升學，以造就蒙藏人才，期使用之於蒙藏，收效於蒙藏。

(四) 輔導蒙藏青年升學並不影響一般考生

目前蒙藏在學青年僅一百三十餘人，其中升學大專院校及軍事學校者，自民國四十四年至五十三年的十年期間，合計一百人，平均每年祇有十人左右，與內地各省五十五年報考大專之五萬三千人相較，殆已不成比例，故可說對一般考生並無影響。假設令此僅十人左右的極少數蒙藏青年參加考試，與內地各省五萬三千青年相競爭，恐將無一人能够達到錄取標準。以蒙藏地方佔全國總面積百分之四十，蒙藏兩族又同為中華民族之組成分子，而無一人接受國家高等教育之機會，其影響民族團結與蒙藏收復重建者，前途關係至深且鉅，此點即站在教育立場，似亦應予以保障。

五、結語

總之，我們為個人謀，尚須作久遠之計劃，為國家謀，焉可不作長治久安之計，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必須出之治國者至誠之懷，遠大之見，擇其可大可久之道而行之。是故哀公問政，孔子答復其中有謂：「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又說：「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自民國建國以來，中央對蒙藏之一貫政策，迺在力求扶助與發展；以推行教育，謀求國族意識與民族文化之交融混一。而教育為百年樹人大計，其功效自非一蹴可幾，所謂「三年之艾」，要當備於事先。今日在

臺輔導蒙藏青年升入大專院校就讀，平均每年僅得十名左右，政府特訂定辦法輔導蒙藏青年升學，想亦為預事培植儲備國用。因此我們應體認 國父遺教：「願五大民族相親相愛，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並遵照 總統指示：「

從北史及隋唐書中看古突厥文化

周昆田

當北匈奴西走、南匈奴降漢以後，漠北等匈奴故地遂為東胡系的鮮卑族所佔，及鮮卑族南遷，又為鮮卑及匈奴所遺下的各小支系所分據。迨南北朝末期，在西北廣大的區域內又蔚然興起一突厥強族，勢力且擴及今日的中亞細亞一帶，所有鐵勒各部都歸其統轄。有關此類史料，在北史、周書及隋唐書中，言之綦詳。茲即以此等史書為依據，試探究該時期的突厥文化：

一、族系 北史列傳第八十七（下簡稱北傳）載：「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獨為部落，蓋匈奴之別種也，姓阿史那氏。……或云突厥本平涼雜胡，姓阿史那氏，魏太武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按即柔然，亦稱茹茹），世居金山之陽，為蠕蠕鐵工，金山形似兜鍪，俗號兜鍪突厥，因為號。又曰突厥之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周書列傳第四十一（下簡稱周傳），所載略同。隋書列傳第四十九（下簡稱隋傳）謂：「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帝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簡稱舊唐傳），以突厥之始，隋書業已備載，遂未加重述。新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四（下簡稱新唐傳）載：「突厥阿史那氏，蓋古匈奴北部也，居金山之陽，臣於蠕蠕，」最為簡略。根據以上所列，關於突厥族的系屬，約有三種說法：一係匈奴族的一個支系，一係出於匈奴以北的索國，一係雜居平涼的各族之一，新唐傳謂為「古匈奴北部」，實併前二說而為一。至其居地，或謂其先居於西海之右（西海為今日何處，說者不一），按西突厥轄境，西至雷鵠海，係今鹹海，疑即指此）或謂其先居於匈奴之北（應在今西伯利亞貝加爾湖一帶），或謂其本居於平涼，（今甘肅平涼縣西北）所說不一，但對其後遷居金山（今阿爾泰山），以金山為發祥地，向東擴展，並因金山的形狀如兜鍪，而名其族為突厥，則除新舊唐傳未之提及外，餘傳均同。

二、姓氏 北傳、周傳、隋傳、新唐傳、都一律謂突厥姓阿史那氏，這是沒有問題的，惟北傳、周傳均謂：「阿史那之祖原有兄弟十人，」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隋傳謂：「……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其他九人之後何姓，則未據說明。又北傳及周傳都載：「都六有十妻，所生

我們都是構成中華民族的份子，像兄弟合成家庭一樣。」精誠團結，協力合作，杜絕外人挑撥離間，並開拓胸襟，着眼遠大，為民族謀共榮圖強之道，以實現三民主義之邊疆政策，完成反共復國之大業。

子皆以母族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其他九妻之子何姓，亦未據說明。由此看來，似有兩個可能：其一，阿史那或係突厥族的王室之姓，其他臣民的姓氏，悉未為內地的史家所詳知；其二，阿史那僅係阿史那子孫名為突厥的族人之姓（即突厥族人全姓阿史那），其他兄弟的子孫則因非姓阿史那，而被劃在突厥的範圍之外。至於西突厥的啞利失可汗、分其國為十部，部各授一箭，通稱十姓部落，以便統治，乃是就西域歸附各族所作的行政區別，與突厥的姓氏無關。

三、文字 北傳謂突厥「無文字，其徵發共馬及諸稅雜畜，刻木為數，並一金鐵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又謂「其書字類胡」。周傳謂：「其徵發兵馬，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並一金鐵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其書字類胡。」隋傳中僅說：「無文字，刻木為契。」在北傳及周傳中，均謂「其書字類胡」，既云「書字類胡」而北傳及隋傳中又都謂其「無文字」，不免矛盾。或在此時北邊的各民族間，已有一種通行的文字，突厥後予借用，故史書中有此歧異的記載。如證以一八八九年俄人所發現的玄宗開元間建立的闕特勒碑，是突厥該時已有文字（參考胡秋原著丁零突厥回紇一文）。其與北周及隋唐間的書信往還，想先多係借重漢文，後或兩種文字並用。

四、官號 北傳載：「阿史那子年幼而跳最高，諸子遂奉以為主，號阿賢設。……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為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大官有葉護、次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及餘小官二十八等，皆世為之。……待衛之士，謂之附離。」周傳所載相同，惟在「大官有葉護」之下，多「次設」二字。隋傳載：「官有葉護、次設、特勒、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為之。」舊唐傳載：「可汗者猶古之單于；妻號可賀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勒，別部領兵者皆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次吐屯、次俟斤，並代居其官，而無員數，父兄死則子弟承襲。」又載：「西突厥……官有葉護、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閼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新唐傳載：「至土門遂強大，更號可汗，猶單于也，妻曰可敦。……其

別部典兵者曰設，子弟曰特勒，大臣曰葉護、曰屈律噶、曰阿波、曰俟利發、曰吐屯、曰俟斤、曰閭洪達、曰頡利發、曰達于，凡二十八等，皆世其官而無員限，衛士曰附離。」綜合各傳所載，突厥的官號，大體如下：國王稱可汗（按稱可汗始於柔然的社崙，早於突厥的土門一百五十年），王后稱可賀敦或可敦。別部領兵之將叫設，王室子弟叫特勒（或如內地封親王及王子王孫之類），大臣有葉護、乙斤、屈律噶、阿波、俟利發、吐屯、俟斤、閭洪達、頡利發、達于，凡二十八等，無一定員額，父兄死則由子弟承襲，衛士叫附離，似在此二十八等之外。又北傳載：「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是突厥對其部落的首領亦有大人的稱號。

五、祭祀 北傳載：「可汗恒處於都斤山（按在今外蒙古三音諾顏部南境），牙帳東開，蓋敬日之所出也。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水拜祭天神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迴出，上無草樹，謂爲勒登擬梨，夏言地神也。……不知年曆，唯以草青爲記。……敬鬼神，信巫覡。」周傳所載略同。隋傳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敬鬼神，信巫覡。」據此，是突厥每歲須祭祖先，而於五月中旬拜祭天神地神，並敬奉太陽，信仰巫教。惟既「不知年曆，以草青爲記」，則所謂五月中旬當不正確，或係借用漢曆。又北傳及隋傳都載：「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固謂他鉢曰：齊國富強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理（按隋傳作事字），他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齊，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並十誦律。他鉢亦躬自齋戒，遶塔行道，恨不生內地。」可知此時佛法已傳入突厥中，且得其可汗的虔誠信仰。

六、喪葬 北傳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祭之，遶帳走馬七匝，詣帳門，以刀劈面，且哭，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擇日取亡者所乘馬及經服用之物，並屍俱焚之，收其餘灰，待時而葬，春夏死者候草木黃落，秋冬死者候華茂，然後坎而瘞之。葬日，親屬設祭及走馬、劈面，如初死之儀。表木爲塋立屋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戰陣狀，常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又以祭之羊馬頭盡懸之於標上。是日也，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所說甚爲詳細，周傳所載大體相同，隋傳則較簡略，所謂「表木爲塋，立屋其中」，亦與北、周兩傳微異。舊唐傳，對其喪葬各事，則未述及。我們由北、周、隋三傳中，可以看出古突厥人對於喪葬儀節，甚爲重視，既須劈面哭泣，以示哀痛，後予立塋圖像，以資紀念，且以生前在戰陣中，殺人多少爲所立石數的標準，實具有英雄崇拜之意。而在會葬時，男子可以選擇其所愛的對象，也是解決婚姻問題的一個方式。

七、刑法 北傳載：「其刑法：反叛、殺人及姦人之婦、盤馬絆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姦人女者，重責財物，即以其女妻之。鬪傷人者，隨輕重輸物；傷目者償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馬及雜物者，各

十餘倍償之。」周傳所載相同。隋傳載：「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舊唐傳中，亦均未列。由上引的資料看來，突厥的刑法是只有死刑而無徒刑拘役，對於反叛、殺人、盤馬絆、姦淫有夫之婦，都處以死刑，可知其社會重心之所在，對於其他的罪犯，則採輸財物（罰金）及賠償等方式，亦係適應地方環境，期其簡而易行。其有鬥傷人眼的，則須償之以女或輸財，蓋以人身中眼最有價值，必須特加保護。

八、攻戰 北傳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善騎射。……侯月將滿，轉爲寇掠。……重兵死，恥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周傳略簡，隋傳所載與北傳相同，舊唐傳中都無記載。其「大抵與匈奴同俗」一語，可以視作上述各點的總結，亦可認爲僅係指「重兵死恥病終」一事而言。如視作上述各點的總結，則突厥的攻戰方法，多與匈奴相同，如善騎射、侯月將滿時（陰曆上半月）出擊，僅其類例。至於突厥的兵力，新唐傳載：「隋大業之亂，……華人多往依之，契丹、室韋、吐谷渾、高昌皆役屬，……控弦且百萬。」舊唐傳謂此時爲控弦百餘萬。又兩傳都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戰輒勝，因并鐵勒、下波斯、屬實，控弦數十萬。」是東西兩突厥的總兵力，有一百數十萬人之多，其能稱霸一時，構成北亞及中亞一帶的大國，信非偶然。

九、經濟 根據北傳、周傳、隋傳所載：突厥初爲柔然的鐵工，工於鐵作的經濟。北傳載：「其俗被髮左衽，穹廬氈帳，隨逐水草遷徙，以畜牧射獵爲事，食肉飲酪，身衣裘褐。」周傳略同。隋傳載：「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草，不恒厥處，穹廬氈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可見突厥的經濟，仍與匈奴相仿，以畜爲主，輔以射獵，逐水草遷徙，穹廬氈帳，沒有固定的房屋建築；食肉飲酪，沒有農業的生產。又北傳、隋傳均載：「尋遣諸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詔許之。」是突厥對於商業，已有相當的發展。新唐傳復載：「又詔：隋亂，民多沒於虜，遣使者以金帛贖男女八萬口，還爲平民。」對於金帛的價值，突厥亦甚爲重視。至於財政方面，北傳、周傳均有科稅雜畜的記載，北傳鐵勒部份又載：「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斂其物。」隋傳鐵勒部份亦同，可知突厥亦是以科稅爲籌集財政的方法。

十、習俗 北傳、隋傳載：「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按隋傳作酪），取醉，歌呼相對。」又：「上嘉之，勅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是突厥的男子嗜賭博，女子喜打球、飲酒、歌唱。北傳、周傳、隋傳都謂其「賤老貴壯」，蓋仍爲匈奴的遺風。至於禮節，除新唐傳謂其可汗「坐常東嚮」外，別無其他有關的紀述。再，北傳、周傳載：「其主初立，近侍重臣等與之以氈，隨日轉九回，每回臣下皆拜，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

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瞽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這又是突厥政治上一種特殊的習俗。

中華民族的分與合

前爲本刊撰「史記匈奴傳譯名新釋」，證明匈奴語是夏朝的語言；殷（甲骨）文周文是根據夏朝的語言所造的字。中原人使用殷周字，於是語言變爲單音；匈奴仍使用夏朝的語言，故到戰國秦漢之際，他們固然說複音的夏語，就是直到今天，滿洲、蒙古、維吾：還是說複音的夏朝語言，並分別造成注音符號的蒙、維、滿文。這篇文章畧述匈奴在長城以北建立北夏，以及匈奴的一宗支建立蒙古國（mongol heresge）的情形。

一 殷周時代的北夏

夏桀王朝滅亡以後，夏朝官民的一部「避居北野」（括地譜），在今陝北、晉北、綏遠一帶活動。這和三十八年我們撤退大陸來臺灣是同一情形。那一帶都是山谷，於是殷朝人喊他們爲山戎 *sinan* 或 *sinagan irgen*，義爲山地的人，漢文寫虛瓊丘人兒，日文寫爲 *sinajin* 即支那人。他們內部分爲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貌胡（按即蒙古）、代翟（按即韃靼）、匈奴、樓煩、月支、蠡犂、其龍、東胡諸部，向湯王貢獻橐駝、白玉、野馬、駒駝（*tolbou* 即駒駝，青馬）、駃騠（*gotei lagosa* 即駃騠羴駝，驢驘），見周書「伊尹朝獻」。殷高宗時代（公元前一二三九——一二八〇），他們發動「反攻大陸」之戰；高宗用了三年的時間，才把他們逐回山區。這時他們被稱爲鬼方，見易經及殷卜辭。西周時代（公元前一一二二——七七〇）的初年，他們中的義渠、渠叟、樓煩、般吾、禺氏（月支即烏孜別克）、大夏、犬戎、匈奴都曾出席成王的大會，各有貢品；但不到二百年，他們更不斷「反攻」，弄得周人「靡室靡家」（詩經），只好由西安遷都洛陽。這時他們又被稱爲山戎。周朝新造獫狁一詞，專稱犬戎一部，其實獫狁只是山戎的簡譯（*si i shan* 人）。東周即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七七〇——二四六），山戎在山東河北游擊，匈奴在山西陝西掠擄。趙武靈王會派李牧大破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褭（察哈爾省多倫），秦始皇派蒙恬取河內地（綏遠省伊克昭盟及五原一帶），並修築萬里長城，以備胡虜（*hulagai* 匪虜賊）。當時匈奴的單于（*tagri* 太一即天子）名爲頭曼。頭曼是匈奴語即蒙古語 *tēmür*（鐵）的音譯，漢文寫鐵銀鏤。說文：「鐵，黑金也」，集韻：「銀，鐵也」，說文：「鏤，剛鐵也」，三

以上所列，只是就北史、周書及隋唐書中所載的加以錄述，至云其詳，則有待於將來作多方的參證。

字轉注，義均爲鐵。

二 冒頓時代

秦朝雖然把匈奴（其中含有「貌胡」即蒙古）阻隔在長城之北；但他們却向東北西三方面發展。頭曼的太子冒頓，「盡服北夷」（人），領土「東接櫟貉、朝鮮」，「西接月氏」（今烏孜別克）、氐（今唐古特）、羌（今青海西藏），「北服屈射、丁靈、隔昆、薪犂之國」（今外蒙古至鮮卑利亞），建都於今多倫（時名櫛檻）左右。上引原文見司馬遷匈奴傳。冒頓一詞用匈奴語即蒙古語寫出爲 *mantol*，意爲興盛、冲天，漢文寫每毒，說文：「每，草盛上出也」，「毒，厚也」，也是轉注字。每重文爲孟，說文：「孟，長也」；毒重文爲頭。

漢朝（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後二二〇）初年，冒頓最強，漢高祖曾被他圍於白登。後經武帝全力北征，才把匈奴逐往釜山（*bayan sinaga* 豐艷虛瓊丘）以外，從此向西殖民，直到美奴辛斯克和韃靼海峽。

冒頓父子子孫的王朝，有正式的朝代名，名爲北夏（*batu hagan*），匈奴傳譯音爲「北假」（古音 *baha*，國音 *boh shiah*）。北夏和南夏（*emene hagan*）對立，與今天北韓、南韓，北越、南越的態勢相同。只可惜秦漢人不懂匈奴語，將北夏寫成「北假」，乃致北夏的歷史被埋沒了二千餘年。直到今天我們才明白匈奴就是北夏。

三 北夏的分化

東漢以後，北夏（匈奴）勢衰。西晉末年，匈奴、鮮卑、羯、氐、羌重行竄擾中原，史稱之爲「五胡亂華」。唐初突厥（土耳其）盛強，盡併匈奴領土。鳥瞰整個中國歷史，從鬼方對殷、獫狁對周、匈奴對趙秦漢，下至「五胡亂華」，只是夏人的內戰；直至突厥東來，吞併匈奴，威脅唐室，中國才算認真受到「異族」的侵襲。

唐末宋初，契丹、女真漸大，入主北方，分建遼（*tēmür*，鐵銀鏤，鏤譯音爲遼）、金（*jis* 金）兩朝。依契丹、女真語言（見「遼金元三史國語解」

趙尺子

考之，均爲匈奴語即蒙古語，因之可以確知契丹、女真的先世必爲北夏的一部，也就是夏朝的遺民。

四 蒙古大帝國

金朝的同時，蒙古部也漸漸脫穎而出，金世宗時（公元一一八九，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元太祖（成吉思汗 *chinggis hagan* 強彊后君）鐵木真 (*temügen* 鐵銀兒) 即鐵人被推爲汗 (*han* 后)。至金章宗（公元一二〇二）時，元太祖統一了大漠南北，收復了鮮卑利亞。金哀宗（公元一二二四）時，征服中央亞細亞，並派大將哲別踰大和嶺，收復莫斯科。宋理宗（公元一二二五）時，元太祖分封諸子：一、將和林 (*hara silem* 黑驢森林木) 及蒙古窩土封予少子拖雷；二、將葉密爾河邊地即乃蠻故地封予三子窩闊台，是爲窩闊台汗國，都於新疆省額爾齊斯河畔的七迷里；三、把中央亞細亞錫爾河東即西遼故地封予次子察哈臺，是爲察哈臺汗國，建都新疆省的伊犁；四、以鹹海西花刺子模故地及今窩瓦河（漢以前名余吾水）封長子朮赤，是爲欽察汗國，建都薩萊，即今南俄薩拉多夫。元太祖崩於宋理宗寶慶三年（公元一二二七），享壽七十有三。

五 忽必烈入主中原的歷史意義

南宋帝昀祥興二年（公元一二七九），元太祖之孫（拖雷之子）忽必烈（*hüblai*，意為平均分配，漢文寫分八列）滅南宋，統一中國，是為元世祖。從歷史的內幕看，這是流亡長城以北三千餘年的夏朝遺民，又回到故鄉來了。但他們所說的夏朝語言（複音語）早經殷朝造成單音字了。他說平均分配仍是 *hüblai*，中原宗族早不懂了而譯音為忽必烈。終元之世，無人精通說文，因而不不知道 *hüblai* 就是分八列。這情形一如大陸同胞初到臺灣，彼此誰也聽不懂對方的話，又如北方人到了廣東，同樣相對茫然。元朝就這樣傳了九世，至元惠宗（順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一三六八），被聽不懂夏朝語言的明太祖朱元璋所驅逐，退往多倫，元朝遂亡。

歷史家每稱「五胡」爲「異族」，也以滿蒙回藏爲「異族」，這是一樁歷史的誤會」。這一誤會，發源於語言的分化。語言分化，則民族分化爲宗祇；分化後的語言再經各宗族分別造成文字，則各宗族間必定發生戰爭，筆者曾經名之爲「宗族性的內戰」。一部中國史的主題便是「宗族性的內戰」史。

六 蒙漢關係的恢復

在事實上，漢滿蒙回藏固然同是夏族；但在感情上，漢蒙兩宗族却齟齬戰爭了二三千年。

直到十四世紀的上半，漢蒙的感情才開始恢復，這應歸功於元史的成書。當蒙古宗族滅金滅宋，統一中國，時為公元一二七七年。蒙古宗族統治了九十年後的一三六八年，漢宗族的朱元璋由中原崛起，推翻元朝，建立明朝。明太祖是一大手筆，勅令宋濂等撰述元史二百十卷，並頒定為十七部國史之一。國史對於國家的重要性，較之家譜對於家族的重要性更為鉅大：因為前朝的歷史一經新朝編纂頒行，列為國史，則前朝更成了中國歷史的正統；在法律上，編纂的王朝成也為前朝的繼承人，合理地統治前朝的領土和人民；在精神上，前朝一切罪行虐政也被一筆勾消了。

元史的教育作用很大。民國二十四年國慶的次日，錫林格勒盟副盟長、西蘇尼特旗扎薩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秘書廳長德王正式談話，遍載平津各報。他說：「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是民國元年本人代表蒙古，赴南京參加大總統就職典禮，親自聽到並極端擁護的。自明朝洪武年間明太祖勅編元史，列爲國史，我們蒙古人就成爲中國人了。」筆者按：德王當年十歲，係隨同其父老雙親王（名偶忘）同赴南京者。

七 清文鑑的偉大功績

漢蒙兩宗族血統和文化相同的體認，則始於十八世紀，這就是清文鑑的成書。清高宗也是一大手筆，他勅令五族的儒臣傳恆等，竭十數年之力，編成了清文鑑四十六卷，把滿蒙回藏五種文字合編為一部字典，依天文、地理等分爲三十五部，內又分列子目二百九十二，每字均直列五種文字，例如天文部首寫滿文天字，次寫蒙回藏漢文天字（均注滿文讀音）。在不通滿蒙回藏語文的人看來，這部鉅著等於「天書」，除漢字以外，一字不懂；但在熟習滿蒙回藏語文的人讀來，便會發現中國歷史上失傳了三千六七百年的絕大秘密：原來滿漢蒙回藏諸語（除去其中的阿拉伯語）藏文字寫法雖然不同，但聲母却出乎意外地相同。本文不談滿回藏文字，只談漢蒙文字：譬如「天」字，蒙文寫爲 *aren*，漢文「天」的古音讀 *te*，則 *takiri* 的 *te* 不正和天字古聲的 *te* 完全相同麼？這在中國文字學上謂之「双聲」。如果你再知道 *nen*（乾）爲天」（易繫）即天又名 *nen*（乾），*nen*（乾）古聲爲 *gr*，更知 *nen*（乾）爲「」（易傳）即天又名「」（古聲爲 *i*，則天 *nen*（乾）」的古聲恰爲 *tegr*，不就與蒙文的 *tegr* 完全相同了麼？中國夏殷以前的天本讀複音 *tegr*，袍機將其中的 *gr* 音造成一字，周朝假借乾字以代 *nen* 字，殷朝將其中的 *te* 音造成天字，「音造成一字，於是 *tegr* 寫成天、*nen*（乾）、一共三個字。我們把清文鑑所收漢蒙文字逐一比較，才知道所有的複音蒙古語都在殷周秦漢晉唐時寫成單音的漢字。因此也就證明，蒙文不只是蒙古宗族自己的文字，乃是用畏吾注音符號所紀錄的夏朝語言。

這部清文鑑大約就是李鉉喇嘛編纂的「蒙漢滿文三合便覽」的藍本。清文鑑依字分部，三合便覽却依蒙文字頭（聲母及韻母）分列。而李鉉喇嘛的重要成績，是較清文鑑更進一步地認出大約二千多個漢蒙「雙聲」字，如 *imaga*（羊）便注為「羊」，*urime*（蚊）便注為「蚊」（百蛤子），其中甚至注有若干「轉注雙聲」字。如 *gotol lagosa* 便注為「馬生之驟即驅馳」。可惜傅恒、李鉉等人對於中國最古字典——說文缺乏精湛的研究，不知 *imaga* 早經寫成殷周字羊莧羔，*urime* 也寫成蚊蚋蠅。但僅此二千餘個「雙聲」字便已打開漢蒙同語同文的冷藏庫，促成漢蒙關係的恢復了。

八 蒙漢滿領土的繼承

至於政治上漢蒙兩宗族的復合，首先值得大書特書的是明朝繼承元朝的領土人民的一史實。元朝自從順帝退往上都以後，今天察哈爾、山西、綏遠、陝西、甘肅各省以南的領土人民，自然地成為明朝的領土人民；而長城以東歷代為穆填、契丹、女真、蒙古移植地的地帶，就是今天東北九省直到苦夷島（庫頁島）的元朝領土人民，也成為明朝的領土人民了；明置今東北為建州，苦夷島為奴兒干都司，具載明史，日人俄人也無所不知。只有察哈爾省北部、綏遠省陰山以上、寧夏、新疆及其以北以西的廣大領土，仍屬後元。

而漢蒙兩宗族更進一層的復合，則是二十世紀的新事了，而且必須歸功於滿洲宗族。原來後元傳了數帝之後便分崩成為部落，失去共主。歷經三百餘年，滿洲興起。由於滿蒙共同保存夏朝複音語的關係，遼北、熱河、察哈爾各蒙古部落首先復合於滿洲。滿洲宗族建立清朝以後，所有內外蒙古、鮮卑利亞的蒙古、中央亞細亞的蒙古也都全部復合於滿洲：在法律上所有蒙古領土人民也都成為中國的領土人民了。關於這一點，俄國人比我們自己知道得更清楚，試看俄國吞併了鮮卑利亞，便和中國訂立厄布楚條約，滅亡了鮮卑利亞的蒙古布里雅特（*burjat* 或 *berjet* 繚絲野），也要中國簽訂恰克圖條約，侵佔了中央亞細亞，仍要中國簽定西北界約、哈巴河界約……中俄一切條約都表明了中

國對於蒙古宗族居住的地方握有主權；俄國也承認在條約上所侵佔的土地是中國的領土，否則她何必和中國訂約？

九 大團圓

到二十世紀初年，清帝退位，民國告成，五族共和：漢、滿、回、藏四個宗族固然共同成為中國公民了，而幾乎六百年和漢宗族很少往來的蒙古宗族，也經由滿洲宗族的中介而成為中國公民，具載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公佈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至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由漢滿蒙回藏五宗族代表組成的國民大會制定中華民國憲法，次年一月一日由國民政府公佈，十二月二十五日開始實施，以迄於今。就歷史的意義上說：從夏人北遷、殷文製成，因而分化的漢滿蒙回藏五大宗族及許多小宗族，在憲法之中又已恢復了夏朝的原狀。

也正因此，明清繼承的元朝領土人民，在法律上必應永遠成為中國的領土人民，中國的主權必應在這片土地上存在，無論它淪陷在俄羅斯帝國主義者的手中如何的長久。

民國三十五年，漢滿蒙回藏五大宗族在首都南京組成國民大會，並根據憲法選出代表組成立法、監察兩院，若與周書王會對看，極富歷史的意義。

公元前十二世紀出席周成王大會者計有五十餘部的代表，其中穆填（今之滿洲）、穢人（今之韓國）、義渠（若非蒙古，便是唐古特）、氐、羌（唐古特及西藏）、高夷（今之韓國）、孤竹、不令支、不屠何（布特哈）、東胡、（鮮卑、滿洲）、山戎（蒙古）、禺氏（烏孜別克）、大夏、犬戎（蒙古）、匈奴：而蒙古則以貌胡的周朝譯音名字出席。這裡邊除了維吾宗族以外，滿、蒙、藏三大宗族都已濟濟一堂，向天（*gauri*）和「河圖」（*chetau*）包犧、神農、軒轅、少皞、顓頊的廟）的象徵「方明」環繞頂禮。楚和鮮卑升起燎火（*god*）。那時漢、滿、蒙、藏就曾大團圓了。下距民元、民三十五年為三千二百餘年。

蒙古族與漢族

宋 奇

蒙古族在唐朝稱為蒙兀蒙瓦。舊唐書室韋傳：「今室韋最西與回紇接壤者，烏素固部落，當俱輪泊之西南，……其北大山之北，有大室韋部落。其部落傍望建河居，大河源出突厥東北界俱輪泊，屈曲東流，經西室韋界，又東經大室韋界，又東經蒙兀室韋之北，落俎室韋之南，又東流與那河忽汗河合。」俱輪泊即呼倫池，蒙古族發祥地，觀此可見。

這蒙古族的祖先究竟是何部族，至今尚無定論。有人指他們為室韋的後裔。有人指他們為突厥的分支。有人指他們為東胡的一種。最公允而最可靠的，就是他們所帶的匈奴血素為最豐富，何健民氏將蒙古語與突厥語通古斯語匈奴語比較研究，證明匈奴語與蒙古語相同之處最多。此事確有深義。然而我們須明土耳其、蒙古、滿洲、通古斯、突厥、匈奴、東胡，在語言也都是同系統。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居於北蠻，隨族畜而轉移，逐水草遷徙。」註謂殷時曰獫狁，周曰獫狁，秦曰匈奴，漢亦曰匈奴。觀此，可知山戎獫狁的存立，可以遠溯唐虞。商滅夏，夏后氏的苗裔淳維奔於北蠻，不過加以統治而已。據史記：「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東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崆峒，登雞頭；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獫狁，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匈奴祖先獫狁的歷史，可謂綿遠得很。今日河北省北境，顯然是獫狁人的居地。山海經海內南經所提匈奴之名是否可靠，不敢武斷。惟汲冢周書王會考，謂匈奴獻獫狁，而孟子梁惠章也說太王事獫狁，似周初匈奴獫狁二名經已通用於民間了。

無疑地，蒙古人是一個歷史綿遠，事功彪炳，和稟性優良的部族。自獫狁遷徙而至今日，他們向來住在中國的北邊。然則他們與漢族到底有怎樣的血統關係呢？以本人研究遠東民族史多年所得；世上所有蒙古利亞種的部族，都完全發祥於中國的黃河下游，而且都隸屬於廣義漢族之內，與今日的漢族同一血統。蒙古族當然不能例外。黃帝以後，華夷或華蠻之分，祇是文化高低的不同，而非血統有何差別。左傳疏謂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爲夏；有服章之美，故謂之華。三代以降，中原人視蠻夷戎狄爲異族，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一、蒙古族乃漢族共工氏的子孫

中國歷史載有族名的共工氏，和後來幾個水官的共工氏。這裡所謂共工氏，乃指伏羲女媧時漢族當中的共工部落。我們說蒙古族乃漢族共工氏的子孫，有兩個很大的理由：第一、共工氏部落所居之地，大部分屬於冀州，而黃帝時匈奴祖先山戎獫狁的故居，也是冀州之地。按古時冀州乃中國九州之一，包括河北山西二省及河南黃河以北，並遼寧省遼河以西的境地。淮南子：「往古之時，四極廢，九州裂，……女媧氏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鯀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蒼天補，四極正，淫水涸，冀州平。」相傳共工氏與女媧戰而不勝，頭觸不周山，天柱折而地維缺。王逸高誘說不周山在崑崙西北，淮南子地形訓則謂有城氏國在不周的北面。按史記正義謂：夏桀敗於有城之墟，則有城國當在蒲州。依此推斷，可見不周山當是山西的雷首羣山。這與上面各章所考伏羲女媧的戰蹟暗合。況路史作者羅長源氏引唐表，謂共工氏地在弘農間，可見當日共工氏統治九州實以冀州爲大本營。黃帝北逐獫狁於冀州，這獫狁顯然是共工氏的後裔。

第二、伏羲女媧神農時的宿沙氏必然是共工部落的一個支派。宋代鉅著「路史」謂山西安邑有鹽宗廟，據呂沈言，鹽宗乃古宿沙氏所祠的鹽神。可見這宿沙氏在山西的地域就是共工氏的地域。前文作者曾經指明宿沙的後裔就是肅慎，是伏羲女媧神農時代始漸漸向北遷徙的，經過了相當時候，便造成了東胡族、高麗族、通古斯族、和滿洲族（即女真或珠申族）。既然女真族出於羲農

時住在山東河北山西一帶漢族當中的宿沙族；既然宿沙乃是共工族的一支，又既然蒙古語滿洲語通古斯語自古至今同一系統，則我們可以斷定：(1)羲農時代全中國的語言都是與今蒙古語同一系統的聯綴複音語，後因方言象形字的發明，而漢族語言受着影響，纔慢慢的變爲單音。(2)蒙古同胞和滿洲同胞都是發祥於中國九州宇內的漢人。

二、伏羲氏是漢滿蒙維藏苗徭僮獫狁等族的始祖

易緯乾鑿度註：「有熊氏，庖犧氏，亦名蒼牙。」古稱伏羲氏爲蒼牙之君。作者讀史，初時不知其義。後來苦心研究苗徭僮泰等族的血統，知道了泰族的祖先乃徭佬佬。徭佬佬三字出於牂牁獠，而牂牁獠一名又出於蒼吾獠，舜遊蒼吾之野，崩而歸葬九疑，這蒼吾乃古代漢族的一個支派，亦即荆蠻較南部分的名稱，他的意義就是「天兒族」。古時稱天爲上蒼，稱黎庶爲蒼生或蒼民。「吾」字即「子」字義。管子「吾子食鹽二升少乎」，註謂「吾子小男小女也。」（寧波語仍呼兒子爲吾子 *ng. tso*）。列女傳：「齊女徐吾賢，與鄰婦學吾合燭夜織，曰益一人燭不如益明，去一人燭不如益暗。」蒼吾等於天兒，明甚。現在我們所要知道的，就是蒼吾與蒼牙原來同音同義。字書謂牙字古音俱讀如吾，衛之從吾，也是一個明證。古有伯牙、易牙、姜牙、孔牙、東郭牙、鮑叔牙，這牙字與管夷吾的吾字同指兒子無疑。伏羲爲君，稱爲天子，所以蒼吾族實宗伏羲，春秋繁露云：「德備天地者稱王帝，天佑而子之稱天子。」說文亦謂：「古之聖人，母感天而生子，故曰天子。」惟蔡邕「獨斷」一書却謂：「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難道蔡氏以中國最古文化產於後代所謂東夷之地，遂稱天子一辭出於夷狄麼？伏羲稱爲蒼牙之君，可證天子一辭乃漢族的道地產品。

漢書匈奴傳：「單于姓壘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犁，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你看希奇不希奇，世界上惟有東方蒙古利亞種的民族，和東方文化密切感盪的國家，纔稱君主爲天子，此外蒙古人且有傳說，謂他的遠祖乃其母親感天而生，正與中國和高麗等邦古代流行的感天懷孕說相似。何況撐犁孤塗四字就是蒼吾二字的原音呢。撐犁 (*chang-li*) 縮音爲蒼，孤塗 (*ku-tu*) 縮音爲吾。吾與牂牁相通，上文已經提及。漢人喜將外來的複姓縮爲單姓，和喜將外來的複音縮爲單音，這風俗至今仍是一貫的。

三、鞮字的研究

在中國史書裡，鞮字的使用甚古，馬融著「釋名」載田俅子語云：「少昊都於曲阜，鞮鞮毛人獻其羽衣。」少昊毛離今四千多年，當日鞮鞮部落住於何處，經已無從稽考，但古稱蝦夷族爲毛人國，則鞮鞮部落當亦居於北鄙。迨山海經出，鞮字或題字的地名遂多。「英鞮之山，上多漆木」，畢沅註謂此山當在甘肅。「灌題之山，其上多檉柘。」考其地當近新疆羅布泊。「敦題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畢沅疑即山西雁門的累頭山。「帝乃祐之」，在開題西北。」

按這開題山乃在山西雁門附近。山海經的靺鞨字和題字地名，山西却佔了一半。

又禮記：「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狄字與靺鞨字並稱，其中甚有意義。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克鼓而返，不戮一人，以鼓子載靺鞨歸。」按鮮虞乃春秋時夷國白狄別種，今河北正定縣西北四十里的新市城即其國都，後來改稱中山；鼓乃春秋時的夷國，祁姓，也為白狄別種，後為晉所攻滅，其地即河北省的晉縣。又左傳記晉文公下問於寺人勃鞮。拾遺記則謂勃鞮國人壽百歲。初學記且謂渤海之南，小水名海者，有渤鞮海。故今日渤海也係減去靺鞨字而得名。這一大串的靺鞨字地名，都發現於我國的北部，不無原因可知。

又史記灌嬰傳：「復從韓信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南史裴子野傳：「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國及滑國，遣使由崑崙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不賓，莫知其所出。子野曰：漢顯帝時匈奴白題將一人，服虔曰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入滑，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又漢書地理志，謂銅鞮在山西上黨郡。玉海謂沁水源自山西銅鞮山。再次則司馬相如上林賦記有「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註引韋昭云：狄鞮地名，乃在河內（按黃河以北古冀州地概稱河內）。此外，後漢書班超傳，謂龜茲王破疏勒，立龜茲人兜題為疏勒王。後漢書竇憲傳，謂憲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遂臨私渠北靺鞨海。唐書地理志謂階州有盤隄縣。這裡不過聊舉古代靺鞨等字地名的一部分，都在中國的北部和西部。這些地名最古的集中地還是河北和山西，對於匈奴蒙古血統淵源的研究，靺鞨題字的使用是甚有關係的。

原來這靺鞨字乃是蒙古和匈奴語的助辭。後漢書謂冒頓單于姓孛鞮氏，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西漢中葉，有握衍胸鞮單于，後來在安帝時，復有烏稽侯尸逐鞮單于。後漢書南匈奴傳註，且謂「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單于降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諡常為孝，慕之，至其子復珠累單于以下，皆稱若鞮。」這靺鞨字的匈奴音有什麼意義呢？為何自少昊氏以降，在中國北方使用這個靺鞨字是如此廣泛呢？原來靺鞨字即漢語的有字。何健民編「匈奴民族考」謂：「通古斯語呼血為 *Sikse*，呼有血為 *Sakseti*，布里亞蒙古人（*Buryat Mongol*）呼血為 *Suhung*，呼有血為 *Suhute* 或 *Suhutai*。據此，則匈奴語之若鞮（*Zakai*）與通古斯語之 *Sakseti* 實為同一語源，而語形與此最近似者則為蒙古語之 *Suhutai*。」何氏的論斷非常切當。

白鳥庫吉著「東胡民族考」，謂蒙古語族中 *Nizniudensk* 語呼有甘味為 *Amiakang* 或 *Amtekan*，*Amte* 或 *Amte*。Tunkinsk 語呼有甘味為 *Amtekan* 或 *Amte*。Khorinsk 語呼有甘味為 *Amtekan* 或 *Amte*。蒙古古文則呼味為 *Amian*，呼有味為 *Amatai*，呼有甘味為 *Amatai-khan*。這樣看來，蒙古語的 *Tai*, *Té*, *Ti* 音豈不就是漢語「有」字的意義麼？

按蒙古語呼「金」阿爾丹（*Altan*），而呼有金或金的為阿爾泰（*Altai*）呼「柳樹」為烏里雅蘇（*Uliassun*），而呼有柳樹或柳樹的為烏里雅蘇臺（*Uliassutai*）。若用漢語古文翻譯，就當作「阿爾泰」和「烏里雅蘇臺」了。章太炎氏謂中國古音存於粵語最多，至今粵語呼靺鞨字和題字仍然是 *Tai*。這樣一來「輪臺」「窩潤臺」「博爾輝臺」，以及熱察綏和外蒙許多臺字和圖字地名的原義，可以不難想見了。「穆天子傳」記有不少臺字的地名，其如何與蒙古語言相關，亦可不言而喻。

其實這以「有」字為地名和人名之風俗，原來肇端於漢族，請看我國古代稱九州有九有或九圍。通鑑外紀謂人皇氏依山川土地之勢定為九州，謂之九圍，周公職錄謂黃帝始佈於九州。帝王世紀則謂堯舜禹湯徐楊柳豫梁雍九州，乃顓帝所建。無論如何，有字地名和人名，實在是與漢族歷史同久遠的。有巢、有鮑、有苗、有仍、有邳、有城、有郛、有扈、有廬、有庫、有華、有熊、有繒、有蘇、有若等，這不過是有字名稱的十幾個例子而已。我們說蒙古同胞的祖宗乃共工氏部落，顯然隸屬於漢族裡面，看了上文，想大約沒有什麼疑問了。須知共工氏會霸九州。古代成則為王，敗則為蠻，但英雄不能以成敗論。古漢族的一支共工氏部落，雖因戰敗北徙，而成為蒙古部族的祖先，然而共工氏到底是我們蒙漢同胞共有的古代民族英雄。同時伏羲女媧氏也到底是我們滿、蒙、漢、藏、維吾爾、苗、僮、侗、泰所構成的中華民族，且最初都是共有最偉大的撐犁孤塗。

顯然這蒙古匈奴鞮單于語的靺鞨字，就是漢族土語的底字和的字。宋代以前，著書均用雅言，即是文言，宋代雜用白話。宋史記有內殿侍小底，遼史記有近侍小底；小底就是小的。又遼古白話似乎不用「的」字而用「頭」字。人皇氏弟兄九人，分據九有，所以亦稱九頭。通俗篇謂：「世言裡頭外頭之屬，頭語助辭也。即人體言，眉曰眉頭，鼻曰鼻頭，舌曰舌頭，指曰指頭。器用之屬，則鉢頭把頭。」如今木的椅稱木頭椅子，紙的盞稱紙頭茶盞。頭實語助之辭。又鄒地在山東境，「拾遺記」軒轅氏去蚩尤之兇，遷其民之善者於鄒屠，又謂帝嚳妃乃鄒屠氏女。屠字與頭字音近。古史家多信開題山即并頭山。古書「不屠」，「盧屠」，「尸塗」，「鼻塗」等地名的屠及塗字，亦與靺鞨字甚有關係。頭靺鞨義的相通，當然甚有可能。

四、匈奴二字的命意

從匈奴二字的用意，亦可證明蒙古同胞的祖先原來出於漢族。有許多歷史家說匈奴二字即西文的 *Hun*, *Hunni*, *Hunnen*。白鳥庫吉說：「余於蒙古之起源一文中，曾謂奔奴亦如今之達爾哈人（*Dakhar*），乃合有多量通古斯種成分之蒙古種。故欲解釋其名稱時，自信以蒙古語擬之最為適當。蒙古語族中之喀爾喀（*Khalcha*）語，呼人為 *Kung*，布里雅（*Buryat*）語呼人為 *Kun*, *Kung*, *Khung*，喀爾漢克（*Kalmuk*）語呼人為 *Kün*, *Kūmtin*，達爾哈爾語

則呼人為 Ku, Khun。似匈奴一語即此諸語之訛轉。「人」之義也。世間鄧野部族之選「人」字為其本國之名號者，其例頗多。如通古斯之一族自稱為 Boye，另一族自稱 Donki，即人或土民之義也。喜馬拉雅族之 Sinpho 人自稱 Sinpho，亦人之義。又 Samoye 族人自稱 Kaoyo，其意亦為入字。……如此可見亞細亞各民族之中，尤以北部民族，以入字之音為其國號者特多。故吾人以此解釋匈奴之名義，決非無憑據之臆斷。……胡之一語，乃中國人省略匈奴之原名，蒙古語「人」之義也。』（參看白鳥氏著「東胡民族考」）。

著者對於白鳥氏研究的精細，深致景仰之意。他說亞洲人民喜歡以入字的語音為其部族或國族的名稱，此點本人甚表同意。因為在未閱白鳥氏的著作以前，即已證明越民族的越字，百粵族的粵字，和泰佬佬佬等辭，均含着「人」或「土人」的意思。苗語呼人為蒙(mung)為民(粵音 mun)，因此遂生東蒙古、蒙古和民字蠻字閩字苗字的部族名稱。苗語佬語呼人為 Khoon 或 Whoon (近軍字的粵音)，或 Wan，所以佬族佬族亦稱土軍，亦稱寨佬。寨佬二字訛譯便成石樓。僮人僮人泰人出於有巢氏，故安徽有巢氏的故居有石樓山。而山西省的石樓縣，在漢時且曾稱為土軍縣。晉時改名土京，較與漢語土人二字的聲音相近，高麗古語呼人為干為平(Kan, Han)。匈奴突厥語呼人為汗(Han)，呼大入為可汗。這干字汗字和蒙古古語人字的 Kun, Khung 等音，當然是與僮、佬、泰語的 Khoon, Whoon, Wan 同一系統。甚至今日入字的粵音和國語音，也是由「越」「粵」兩字的古音嬗變而來。蒙古和泰語呼人的聲音大致相同，這一點更加表明蒙古是漢族的一支。

鬼方究在何處，自古至今，史家論斷不一。有人說是西戎；有人說是周時荆楚之地，也有人說即今之貴州。近人王國維說是北方的匈奴濊貊；他說春秋時狄人隗姓，隗混混等字均是隗的異譯。本人覺得這鬼方的爭論，正如沱水聚訟一樣可笑。有人說禹貢「岷山導川，東別為沱」，真沱乃在蜀境；有人說真沱乃在湖北，又有人說在湖南。其實僮語呼河為沱。今桂省西南僮區的河流仍然是冠以馱字。真沱假沱，古時土語一律冠以沱音，這是無可爭論的。照樣鬼方的鬼字，與濊貊的濊字，獫狁的狁字，混夷的混字，昆夷的昆字，馱夷的馱字，威夷的威字，也同時遠古時代 Khoon, Whoon, Wan 等字的異音而已。白鳥氏指「胡」字為蒙古語人字的意義，的確是真知卓見，令人佩服。惟白鳥氏指胡字乃「匈奴」的縮音，匈奴也是人的意義，此點不敢苟同，因為匈奴二字是另外有意義的。

欲明匈奴二字的真象，當先研究奴字。古有古奴地名，史記項羽紀：「立董翳為王，王之郡，居高奴。」漢書地理志：「高奴有洧水可燔。」故城在今陝西膚施縣東，俗語訛為高樓城。古又有雍奴縣，漢置，故城在今河北武清縣東八里。水經注：「濕餘水又東南至雍奴縣西筍溝。」又有盧奴縣，漢置，景

帝立子勝為中山王，以為國都，即今河北定縣治。後漢書光武紀：「北擊中山，拔盧奴」，即此。又有孤奴縣，漢書地理志：「漁陽屬縣十二，有孤奴縣。」這孤奴故城在今河北順義縣東北三十里，附近有孤奴山。此外又有孤奴縣，水經注：「濕餘水又北屈東南，至孤奴縣西，入於沽河。」至於水名則古時有蒲奴水，漢書匈奴傳：「漢兵陷陣，却敵蒙，至蒲奴水。」又有遙奴水，水經注：「阿爾達山西南有水，名遙奴。」非但秦漢時有這許多奴字地名在中國西北一帶，甚至在西周時代，奴字地名在中國西北一帶已出現於歷史上，穆天子傳云：「已卯天子北征，庚辰濟於洋水，辛巳入於曹奴，曹奴之人戲，觴天子於洋水之上。」穆天子傳雖或成於後代，然而傳中所記的事，却在西周，匈奴二字也初見於這個時期。

然則這一大堆地名的奴字到底有何意義？原來他乃湖泊池沼的公名。水經注解釋盧奴二字謂：「縣有黑水，池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如今蒙古語仍然呼不流的水為渾爾(Nor, 青海蒙名、渾爾)。奴乃渾爾原音的古譯，絕對沒有疑問。秦漢時凡有奴字地名的區域，都稱之為夷地，其實乃是蒙古人祖先的住處。古有雍奴澤，在今河北武清縣南，一作豈奴，今名三角淀，大部分已經淤成平陸。水經注說：「雍奴者，藪澤之名。四面有水曰雍，不流曰奴。南極渾池，西至泉州，東極於海，謂之雍奴藪。其澤野有九十九澮（即淀），枝流條分，往往逕通。」可見奴字即是湖澤，雍奴就是四面壅塞的湖澤罷了。

匈奴一名似即出於雅奴。水經注卷十三灤水條：「涿水出涿鹿山，……東北流經涿鹿縣故城南，……涿水又東經平原郡南。……涿水又東北，經胙亭北而東北，入灤水。亦云涿水支分入匈奴者，謂之涿邪水。」遠古時雍奴澤南極渾池，實在是一個茫茫大澤。水經注兩次記載，涿水支流流入匈奴事。但在事實上，涿水古時祇有支流入雍奴澤，而無支流投入塞外的匈奴，是則匈奴祇是雍奴的異譯而已。大約古時匈奴人即是雍奴人或擁奴人，亦即湖居人家。雍州得名似與匈奴人亦有關係。

又山海經載匈奴開題之國，列入之國，均在西北，畢沅註山海經謂：「周書王會云，伊尹曰近北匈奴。穆天子傳有曹奴，疑即此。曹匈奴相近。」這一說即謂匈奴似即曹奴。作者按匈奴與開題並列。山海經海內西經既謂在開題西北有大澤，方百里，羣鳥所生及所解，在雁門北。可見開題實在今日的山西，而這方百里的大澤，當時亦必在山西境。難道古時這在山西雁門北的大澤也稱之為匈奴或雍奴嗎？

從上面所記述奴字的意義，益發深信匈奴人即指湖居人或大湖人。貝加爾湖及沙漢古時亦稱翰海，翰字和瀚字均含大義。以大湖二字或翰奴二字解釋匈奴一辭的命意，似乎非常適當。關於匈奴或雍奴，即大澤義，這裡還有一個很好的證據，就是雍奴澤在遠古時代只有大陸澤的名稱。我們可以知道雍奴即是大陸，奴即是陸。今日的大陸澤在河北省任縣東北，與鉅鹿隆平二縣接界。夏禹王

時的大陸澤當然比今日的大陸澤廣大得多。書經禹貢：「恒衛既從，大陸既作。」釋義謂恒水和衛水既經疏通，順從大禹王的約束，於是大陸澤變成了良田，農作也就興起，請看夏禹王時的大陸澤，北起恒水，南達衛水，豈不是連秦漢的雍奴澤也包括在內麼？大約古時凡是大湖都可以稱為大奴或大陸。奴陸兩字相近，與蒙古語的渾爾(Nor)同一系統。按古代山西有渾夷澤，渾亦作嘔，別名昭餘析，即水經注的鄆城泊，在介休縣的東面。這渾夷澤也有「大陸」的雅號。水經注汾水條說：「漢水於大寧縣左迤為鄆澤，呂氏春秋謂之大陸。」大陸二字顯然是個公用的名辭。此外，在春秋戰國時又有一大陸澤，在今日河南省北部的輝縣(看蘇甲榮中國地理沿革圖)。陸字之為奴字和湖字的異譯，更加可以證實。南齊謝朓詩：「東限瑯琊台，西距孟諸陸。」孟諸是個湖名，而竟稱之為陸，可見陸乃湖之義。

尤奇者，就是「奴」「陸」等字，遠古亦異譯為「鹿」。河北省的大陸澤雍奴澤，或匈奴澤，古名亦作「鉅鹿」「蒙陸」和「廣阿」。今日涿鹿獲鹿東鹿鉅鹿等縣，均環繞着古大陸澤的周圍。這一點也非常有意義。河北大名縣與河北漢陽縣，古時均有沙鹿地名。古安徽阜陽的原鹿縣，和濟陰乘氏縣的鹿城鄉，亦均沿用鹿上的名稱。又古陳地有鳴鹿，即鹿邑。楚地有沅鹿，東周河南地有甘鹿，趙地有濁鹿，鄭地有鄭鹿，漢初涿郡有獨鹿，後漢河南修武有濁鹿城，同時朔方郡外有雞鹿塞。在中國歷史上，鹿字地名的由來，蓋亦很古。當然其中難免有一部分不是指湖，而是指那獸類的鹿。

江總王太子太學講碑說：「重華(即舜帝)誕睿，興於大鹿之野。」考舜生於山東，而奮起於山西。這大鹿當然是指山東山西的地方，而非指那河北的大鹿澤。史謂堯納舜於大鹿，烈風雷雨弗迷。又山西介休古時的大陸澤，亦別稱之為大麓，恐怕麓鹿陸古時都通用吧。

時事述評

(一) 英美姑息主義者的謬妄

在當前自由國家與極權集團嚴重對立的情形下，最具有破壞性和混淆聽聞的，莫過於美國費正清和英國湯恩比等所持的姑息謬論，費正清於民國三十二年時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服務。他在我國抗戰最艱苦的時期，就曾企圖干涉中國內政，反對中國合法政府的存續，他反對中國號召以孔孟思想復興中華民族的方法，他認為那是一種有毒而老朽的見解，後來他又說「中國人民太適合緊縛的組織」，意思是說中國人極適於極權暴政，因此而推衍到「毛共政權是中

好了，匈奴的奴字出於古代的陸字和鹿字，我們已經澈底明白了。然則這鹿字的起源有多少遠呢？原來它差不多是與中國的文化並古的。史記五帝紀：「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呂思勉氏贊成服虔之說，謂涿鹿山當在涿郡，即今河北涿縣。史家或謂涿鹿山乃在漢上谷郡的涿鹿縣，似係附會而來。請看遠在黃帝時代，蚩尤轄境有涿鹿城，乃在今日河北省涿縣地方，蚩尤姓姜，乃神農氏的子孫。神農氏又為漢人的遠祖。既然鹿字與蒙古的渾爾相通，難道神農氏乃蒙古與匈奴人獨有的祖宗麼？可見在農時，漢人和蒙人的祖先都一律呼湖為渾或奴或陸或鹿。今日的漢語因受方塊字的影響，與那原始的漢語相離已很遠了。

作者按渾字有「開」Nor和「滿」Chu兩音。今蒙古和維吾爾同胞均呼湖泊為Nor西藏同胞乃鮮卑人和羌人即姜人的混種，今日稱呼湖泊則Nor, Chu(Tso)二音均用。至於漢字的「湖」，則脫音於奴，「澤」則脫音於滿，而「泊」則又變音於澤。澤字從樂，樂乃本音。山東濰口古音應為鹿口和奴口。蛛絲馬跡，依稀可尋，蒙漢一家淵源已甚古遠，看了上面論述，尚有甚麼可疑之處呢？

五、突厥族血統

今日的維吾爾族和土耳其人等，都是突厥族的子孫。他們住在西方的部份，已經有許多高加索種的血統。然而他們的遠祖，却和蒙古人一樣屬於廣義的漢族。杜氏通典說，突厥乃匈奴的別種，請看他們的言語，便知其與蒙、滿、高麗和通古斯人同一血緣。新唐書云：「點戛斯古堅昆國也，地在伊吾之西，以十二物紀年，如歲在寅則曰虎年。」這以十二物紀年乃古蒼吾族的遺制，而點戛斯即今吉爾吉斯部族(Kirghises)，現在用着土耳其系言語，他們由東方徙去的痕跡，尚有歷史可為佐證呢！

國歷史的產物，繼承了中國「儒教帝國」的一切傳統」，並且顛倒事實說毛共代表中國民族主義。

湯恩比是著名的英國歷史學家，他對中華民族反抗共產暴政掙脫枷鎖的決心，不時加以惡意的批評，也對共匪的侵略行動說成是「力圖振興」，他說「中國農民祇要有自耕土地——即使在集體制度下——就有收穫、中國人民慣於尊崇古代的聖哲作為他們政治生活制度的基礎。他們不難由儒家轉變為共產主義」。

費正清和湯恩比是這類思想的代表，也是曲解中國歷史文化的代表。像費某

在去年十月九日建議美國說：「美國要告訴中國（編者按：係指共匪），『我們只是圍堵你們，我們不是要去侵略你們，而且我們在聯合國中的角落上，對你們伸着友誼之手』」。

讀者當然明白，中華民族於飽受帝國主義侵略之餘，在清末已有了「力圖振興」的打算，不過真正步入「力圖振興」之正軌的行動，還是自我國父親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革命開始。而自北伐成功以後國民政府對民族復興運動更是全力以赴。共匪實說不上什麼，「力圖振興」，更不配說是「民族主義」。而孫先生所領導的革命不僅是一個要盡力推行近代民主政治的革命，也是一個要恢復民族自尊心、民族傳統固有文化道德，那是以孔孟思想為中心的民主主義，這和今日毛共們所推行的對內壓迫，對外侵略的極權共產主義絕無相似之點，更不必說共產主義是中國歷史的產物了。這可說是對中國歷史的徹底誣蔑、充份暴露出他們對中國歷史的無知和對中國人當前反對共產主義的堅定立場沒有認識。

尤其可笑的是費氏代表（？）美國說：「我們只是圍堵你們，我們不是要去侵略你們，而且我們在聯合國中的角落上，對你們伸着友誼之手」，其實他不知將如何解釋他的觀點，美國不是因共匪向外侵略或膨脹才對共匪加以圍堵麼？不然圍堵却是為何？其次，共匪口口聲聲要埋葬美國，而費某偏要向他伸出「友誼之手」，恐怕表情錯誤了吧！

至於「兩個中國」的幻想更是荒謬絕倫，這一幻想代表着世界上最落後的現實勢力主義，絕無半點遠大理想，乃拉陷美國進入泥沼地獄的可恥行徑，它不但不能為有理想主義且為正義而戰的中華民國所首肯，在觀念上同樣也不能為南韓、南越和西德所接受。「兩個中國」的謬論，實即出賣中國投降共匪的無恥譎言。

由於這一幽靈的存在，美英雖然保持着形式上的言論自由，實際上這已等於用暗盤出賣自由世界，這對中國或自由世界都是有害而無益的，這是深值警惕的一件事，可是，縱然如此，英美的政軍領袖們却一直保持着反共戰鬪的立場，這是值得欣慰的。

（二）海內外中華兒女

一致響應文化復興運動

毛匪澤東實在是中華民族的敗類，他不懂中國文化且以馬列主義的正統自居。他讀了水滸傳和張獻忠李自成的故事再加上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便以為自己是無產階級，要在中國實行馬克思主義。其實中國並沒有一個足以使共產主義實現的社會環境。張獻忠和李自成更不是什麼「無產階級」。可是毛匪澤東却自告奮勇地願意偽裝為「無產階級」。他偽造成無產階級，因此便不得不決心把「資產階級」完全消滅。可是毛澤東發現十八年間的清算鬭爭並沒有能使人相信共產主義，個人聲望的低落更使這一權力慾極強的暴徒陷入精神

分裂的境地。他以為大陸共產主義之所以失敗，乃是由於人們的思想未能改造，而思想之不能改造，則由於資產階級文化之未能消滅，也可說就是由於「無產階級文化」之未能建立。他也發現許多作家在文章裏、電影裏、戲劇裏和繪畫裏都反對共產主義而頌揚舊日的社會，或更露骨地表示擁護蔣總統，或走所謂修正主義的路線，這些在表面上看是和他爭權的，實際上是和他在思想上對立的。毛匪自以為他自己的思想著述就是無產階級文化，所以這許多年來他和他的黨羽都在極力地宣傳「毛澤東思想」，事實上就是企圖造成統一的思想路線，以單獨掌握支配大權。其實列寧也不認為「無產階級」還有什麼特殊的文化。而在中國，無論是屬於軍士農工商那一行業或那一階層的，都是以四維八德為生活行為的標準與規範。在中國實無所謂「資產階級文化」和「無產階級文化」之分，如果有，那祇是毛匪欲假藉這一名詞而達成他教條主義的陰謀。我們知道，自從這一運動實施以來，所清算的人大都是對共產主義懷疑或公開反對的人，即使毛匪的老伙計或由他一手培植起來的新幹部都不例外。這充份證明毛匪已對會受自己組織訓練的隊伍已不再有任何信任。

因此毛匪不得不利用無知的青年組織「紅衛兵」以實行其所謂「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自是以來，已歷時十一個月，他除了破壞舊日的文化遺產致使整個大陸陷於空前無政府狀態外，沒有一件配說是對中國文化有貢獻的。現在匪偽社會組織業已急遽地走上了崩潰之途。

我總統有鑒於中華民族這一空前的浩劫，曾在去年十一月十二日明定國父誕辰紀念日為中華文化復興節。公佈實施以來，舉國上下莫不聲擁護。除全國新聞界暨文化學術界知名之士相繼發表議論，儘量協助宣傳外，國軍全體將士，全國四十七個學術文化團體、中興大學教授團、中國青年寫作協會、青年工作設計會議、中國文藝協會、國父遺教研究會，等團體，都發表宣言或聲明，表示贊成和擁護之意，就中旅美學人及留美各地中國學生會代表發表共同宣言，響應文化復興運動，建立文化外交聯合陣線，表現了空前的大團結。他們強調說：「燬去中國文化，將使海外一切中國人，將無以自立於世界文明人類之前」，在結論中並說：「美國學人研究中國文化的深淺，原非我們所必關心，但他們內中如果說：『中國文化裏有極權根性，歷代典章文物，都為極權政治而設，甚至還說中國文化，涵有願意接受異族統治的因素，則我們就不得不嚴加抗議，因為這是誣蔑，不是真相』。這表明了他們參加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實際內容。

我們看看共匪所玩弄的「文化大革命」已愈來愈走向末路，它不但舊的破不了，新的更建不起來，反之，在我總統領導下的國家與社會，却益發顯出來固有文化道德的光輝，正日新月異地走向昇華之路，這是深值慶幸的！

（三）匪偽政權崩潰聲中的邊疆形勢

自從共匪毛林派發動所謂「文化革命」以來，迄今將近一年，毛林兩匪利用全國在學青少年停止課業，清算師長，舉行全國紅衛兵「大串連」，公開揚

言「奪權」「造反」，由南至北，自東徂西，無論名城大邑或邊疆地區，都鬧得互相火拼，分崩離析，毫無紀律與秩序。我們觀察毛匪之所以發動此項「文化革命」，實出於一種藉口，主要目的乃在於迷信教條，建立個人崇拜，排除異己。據四月八日匪「人民日報」公開招認，以匪酋劉少奇為首的反毛勢力，遍佈匪偽內部，對劉匪發動全面攻擊，目的就在以擒賊先擒王方式，打擊匪偽內部的反毛份子。匪報主張「把黨內頭號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把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批倒、批深、批臭、給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以致命的打擊。」它說：「當權派和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自共匪竊據大陸以來，即遍佈文學、史學、哲學、政治經濟學、教育學、新聞學等各個領域和匪偽黨、政、軍、工、農、商、學各界。他們有機會，就在劉少奇的鼓動下，向毛匪發動「猖狂進攻」。該報強調匪黨內部兩派的鬭爭現已到了「決戰階段」，要求所謂「無產階級革命派」和「革命羣眾」集中火力，鬭爭本地區、本部門、本單位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斬斷」劉匪伸向各個領域的「黑手」。

四月十日共匪「解放軍報」更透露匪軍內部裂痕在擴大，也是受反毛派策動與利用。它說匪黨內部反毛當權派結合社會上的反共勢力，現正「拼命轉移」匪軍部隊的鬭爭目標。它說「他們極力混淆黑白，顛倒是非，造謠惑眾，挑撥離間，玩弄種種陰謀詭計，妄圖破壞人民解放軍和無產階級革命派的血肉聯繫，把鬭爭的矛頭引向革命羣眾。」

十一日該匪報更進一步發出哀鳴，承認匪黨內部反毛當權派是由於大陸匪區反共勢力「滲透」到匪黨和匪偽政權而形成的。它說：「被推翻了的資產階級，他們人還在，心不死。沒收了他們的物資，沒有也不可能沒收他們的反動思想。他們每時每刻都在力圖復辟。社會上有資產階級，他們就會滲透到上層建築中來，滲透到黨和政權中來。」這就充分證明，不但毛林兩匪認劉匪少奇一派是殘餘的資產階級份子，而且也確認在匪軍和匪偽政權中有滲透的反共勢力。

蘇俄莫斯科的廣播電臺認為毛林兩匪幫的「造反奪權」，唯一最後的寄託在於匪軍，而多數匪軍也拒絕參加這種自私自利的野心計劃。它指出：「許多匪軍部隊非但拒絕把槍口對準人民，反而幫助人民攻擊胡做非為的毛林派的「紅衛兵」和「革命造反份子」。過去忠於毛匪的部隊，現在也拒絕服從他的命令，公開站到反毛陣營的一邊，或者至少也採取中立立場，不願介入毛林集團

和反毛派之間的內鬭。」假如毛匪壓迫過甚，這就是造成共匪內戰的火種。

在這種形勢下，匪偽的清算鬭爭對匪軍的頭目也在加緊進行之中。譬如駐在黑龍江省匪軍部隊的立場，到現在還曖昧不明，而駐在內蒙、西藏及新疆等地區的部隊，反毛的態度則十分堅決。在內蒙方面，匪酋烏蘭夫早被毛林派指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的反動份子，屢次唆使匪紅衛兵加以清算，最近業經證實予以罷黜，其他跟着地位動搖者非常之多，以致內蒙情勢非常嚴重。新疆方面，邊界的緊張程度如故，據最近自中國大陸訪問歸來的美國記者西蒙、馬雷的報導，「中蘇邊境必將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在該一省份裏，由王匪恩茂作司令的「生產建設兵團」的反毛份子，會對瑪納斯附近新建的工業城市石河子展開使用機槍砲火的攻擊，據傳在該次激烈奪權衝突中，有很多匪紅衛兵傷亡，其後擁毛反毛的衝突迭起，死傷互見，五月初親毛派和反毛派又在迪化發生了流血衝突。匪區黨委書記呂劍人和吳光，曾鼓動迪化一千名反毛的紅衛兵，衝入由軍方控制的「新疆日報」。反毛的紅衛兵將軍人逐出該大廈，當羣眾支持軍隊並擊傷逮捕者達百餘人。六月初匪軍生產建設兵團官兵，不滿毛林集團的情緒日增，石河子的「農建八師」，駐在伊犁阿克蘇和迪化周邊的，農建四師、一師、六師「匪軍都有騷動，發生反毛事件。羅布泊原子武器試驗基地，久為俄反比派所控制，也為雙方所爭奪的對象，據報導王匪恩茂最近已對毛匪提出最後通牒，如毛匪不予接受，即另組新「黨」。王匪久被認做是劉匪少奇的爪牙，這一形勢的出現，實為決定新疆未來前途的重要因素。

在西藏方面，奪權派指匪酋張國華為「走資本主義路線的當權派」「土皇帝」，因此必欲將其打倒，雙方血戰數月，張國華也曾遭受污辱。西藏從歷史地理等條件看，當然是反毛的「處心積慮」，它當然不能為毛林匪幫所容，事實上也不能為張匪國華所放任。最近毛林派匪紅衛兵把班禪喇嘛駐錫寺院的經典寶物，都已加以徹底摧毀，大小喇嘛都被罰做奴工，可見無論那派共匪當權，西藏人民的遭遇，結果都是一樣。這些邊疆地區的暴亂自然也不是獨立的行動，我們只要放眼一看全國各省區風起雲湧的血腥打鬭，就可知是大陸整個已陷入無政府的崩潰狀態，邊疆的武鬭還在方興未艾。共匪為了挽救和掩飾，乃相繼在澳門香港製造事件，但這都不能也無法挽回其匪垂危的命運。

祇要國軍在大陸點一把火，匪偽政權馬上便會被揭竿而起的民家打的粉碎。大陸同胞已經渴望王師很久了！

古塞上文明與洪患

關於蒙古民族外來抑土著問題，我曾在「蒙古民族從來考」裏作了一些概

郭振芳

括的說明，現在再就「古塞上文明與洪患」問題加以研究，因它對於我國古代文

化遺產之傳遞與發掘最關重要。董作賓先生曾說過：「新材料固然重要，舊材料也有價值。在設有得到真實證據以前，對舊材料不宜遽予否認和拋棄」。這是至理名言。研究歷史文化，有直接的材料固佳，否則在中國的神話傳說、古書金石中吸取資料，也是一條可行的道路。從神話、傳說、古籍、金石中尋覓真理，有如掘土取煤、愈深入，愈有所得，愈研究，愈能及遠及深。因為傳說並非先民們的無中生有，神話亦非完全的無稽之談，而是先民們相沿傳習下來的歷史故事。如以現代觀點追溯古蹟，參證其進化歷程、找出湮滅已久的蒙古先民生活，則古代的傳說或神話便有其真實價值了！而古塞上文明也就不再是埋在土裏的一顆夜明珠了！明辨上義，即可從神話傳統中之遠古史料裏，審慎分析，深細闡釋，以明究竟，似仍不失為一條合理之途徑。

一、古塞上文明之興廢：人類的活動離不開空間和時間，為對自然界的鬭爭，為尋求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人類叢體，都有其自己的活動空間。蒙古民族與漢民族，原是一個民族，他們是同系人種的不同的分支，他們是同源而異流的嫡親兄弟，遠在五萬年五十年之間，或更早的年代裏，因漁牧生活及其他生存不可抗衡之原因，他們便分支異流多，蒙古民族從此便以廣袤的大漠南北為其活動範圍，從事其原始的社會活動。稍後他們便能用粗笨的石器從事一種最原始的農業生活，粗具了農業社會型態。最近歷史學家根據歷年發掘所得之石器中，有稱謂「河套人或河套文化者，所謂河套人或河套文化，以地質年代言，當系更新統之中期，為紀元前二十萬年至四十萬年之間者。河套亦稱鄂爾多斯，即今之伊克昭盟境內，其他肥沃，自遠古以來，一直為蒙古民族棲息活動之範圍，在這裏發現石器及古生物頗多，石器之原料為石英石、燧石及燐石，形狀甚夥，無疑的這些發見都是蒙古先民們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同樣的在東部蒙古地方發現許多這類遺器，大部份為礫石所製成之大石器，農業用具及細石器，其石器製造之技術，遠較河套文化為進步。時代當為舊石器時代晚期，亦為地質時代更新統之晚期，約紀元前五萬年至十餘萬年前之遺物。蒙古先民們所以有如此豐碩之創獲，主要的還是地理環境和氣候所使然，養成了北方之強之性格，雖有山岳之天險，河川之阻隔，並不能阻止他們的向外發展，尋求較佳的生活，焚林而獵而田的結果，生活逐漸的安居下來，積久文物制度也都有進步，到了全新統時期，蒙古先民們已經由漁獵時代進步到農業社會時代了，十餘萬年來，先民中當不乏傑出之巨人，積累奮鬥經驗，並以超人之智慧，改善生活，促進文化，應係事理之當然。因此可姑作如下的推論，即那一時代的文明生活，北方優於南方，而塞上文明居於主要地位。根據各種資料，早期的蒙古諸民族，不斷的鬭爭，與無休止的分合，於是形成了新的社會形態，在這一片沃土上，因為諸民族間的激盪、衝突、競爭，因而崛起了一股新興的文化，當非偶然。這在遠古人類文化史蹟的變遷和進化上，不論政治的、宗教的、經濟的、以及禮俗方面，都有同樣情勢的顯現。可惜的是在「若干

年前的氣候與地球曾有過多次劇烈的變化和變遷，消滅了許多原始蒙古人」（趙譯中國的邊疆）「……此後經過很久，中國地勢氣候忽起變化，這時人類在中國境內所演的是怎樣的一幕，全不得知」（周著中國通史）。氣候與地球經過多次的劇烈變化，當屬事實，因此不獨消滅了許多原始蒙古人，也改變了蒙古人整個的生活環境，積累下來的古塞上文明，也已蕩然消失。自然環境發生了急劇變化，在肥腴的大地上，竟是一片淖泊羅列，沙漠處處景象，這種情形與傳統中之洪水滅世有關。

二、洪水之傳說：所謂若干年前的氣候與地球曾有過劇烈的變化和變遷，很可能與傳統中的洪患有關。蓋洪患之說，非中國所獨有，凡是文化程度很高的中外民族，都有類似的傳說。如聖經：「耶和華說，我要將所造的人，和走獸，並昆蟲，以及空中的飛鳥，都從地上除滅，因為我造他們後悔了。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毀滅天下，凡地上有血肉，有氣息的活物，無一不死。……過了那七天，洪水氾濫在地上四十天……水勢在地上極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沒了。……只留下挪亞和那些與他同在方舟裏的。水勢浩大，在地上共一百五十天」（創七）。又回教的可蘭經：「創造天地，萬物一主，名阿丹，千餘載後，洪水氾濫，人民漂沒。三月而洪水退，有大聖努海受令治水，使其徒眾，多往四方」。又雲南保保古書上亦云：「古有宇宙乾燥時代，其後洪水時代，有兄弟四人，三男一女。各思避水，長男乘鐵箱，次男乘銅箱，三男與季女，同乘木箱，後惟木箱不沒，而人類遂存」。又如勒勒底人的古史亦稱：「洪水前凡八十六位王，歷三萬四千八十年，多以天神治人事，洪水將作，有薛素陀羅者，夢神告之曰：『某月十五日，洪水忽至，上帝將生殺世人』」。這些初民所傳說的洪水滅世的故事，為中外民族所共有，蒙古民族在他們的俚俗古諺中，更有類似的神話流傳。我們從全世界數百種民族，以及千百種的語言文字中，幾乎都有「神」的觀念和記載，而神以洪水滅世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流傳着古今中外。按理必先有物，而後有名，必先有事，才能有說，初民都有洪患之說，有宗教信仰的人也都會堅信不移。其實洪水氾濫，水患之大，已為不爭之事實，早經我國史家一致的承認而肯定了。請看孟子：「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滕文公上）。「當堯之時，水逆行，汜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滕文公下）。又詩商頌長發曰：「洪水芒芒」。尚書堯典曰：「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韓非子曰：「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渙」。上所云云，是證明初民所稱天下水患之大，為害之深。可蘭經上有大聖努海受命治水之說，似又與我國大禹治水之說相吻合。惟大禹治水一事，顧頡剛氏最為不信，經疑古及辨偽的努力，歷史上所謂治水的禹王便被否定了。據說大禹祇是南方傳說出來的一位神，為了否認大禹治水之說，却在

西域的宗教

羽田亨作
宋念慈譯

如上文所述，在大陸東西交通，以及東西文明互相傳播上必須經由西域地方，自古即有依期系人種實行城郭生活的痕迹。可是他們所有的文明狀況究竟如何呢？至今我們還能够多少具有一些了解的原因，可說完全靠着十九世紀末以來，東西各國在此地實行學術探查發掘的結果。謹述管見如下：

西域的佛教和西域語的佛典

首先看看佛教。關於在這一地方自古即流行佛教，建立寺塔，和尚修行等等，這是老早就知道的，就中如三國魏的時候曾有朱士行前往西方取大乘經典，而在于闐國達成了目的，隨後在東晉之初五胡各族在江北諸地建國之時，曾自龜茲國招聘高僧羅什三藏，這也是家所周知的事實。羅什的母親是龜茲的王室。因此羅什曾在本國和印度北部研修佛學，而名聲顯赫，譬如因澠水之戰而

無意中證實古代水患之實在。其言有曰：「……楚辭天問：『東南何虧？』又云：『康回憑怒，地何故以東南傾？』蓋當時的東南，為水潦所歸，故有『地不滿東南』之說。積水氾濫，自是那時實事」（古史辨一冊一二二頁）。據顧氏所說，證實了洪患之確實。惟其所稱水患，似乎祇限南方一隅，如「楚越間因土地的卑濕，有積水的氾濫，故有宜洩積水的需要。」顧氏祇知南方水患，但却忽視了北方的滔天水患。因此丁文江為了反駁顧氏的南方積水的說法，無意中也肯定了洪患之實在。他說：「楊子江的水患，絕對不能如黃河下流的利害，所以你的洪水的假設，是不能成立的」（古史辨一冊二〇八頁）。據丁氏的說法，北方的水患比南方要大的多。究竟誰是誰非，暫不置論，但從他們的爭辯中，却確定了一項事實，那就是一致承認了洪患之存在。根據各種傳說，洪患時期之氾濫，是全球性的，並無南北之分，東西之別，普天之下都遭受了水患之洗劫。而顧丁二氏所爭的，祇是洪水末期的一段時期，各地積水的氾濫而已。所謂大聖怒海奉命治水與大禹王之治水云云，也僅就洪水消退後的各地積水，加以宜洩疏濬，以謀得安全的棲息之所為目的。所謂治水，並不如傳說中之「禹鑿龍門」或「禹疏三江五湖，關伊闕，導澶澗，洪水漏，九州乾」的說法，大規模疏濬河道的說法，不獨在那一時代的器具和技術，無法關伊闕，導澶澗，鑿龍門，即在今日又何嘗是輕而易舉的事？不過在這裏要說明的一點，即在洪患之後，必有大智大仁大勇者出，或隨山刊木，或築堤防水，焚山澤，驅蛇龍，以為羣黎謀得安全棲息之所。這等人稱他為大禹也好，怒海也好，或其他名稱也好，但總有這樣一個人，解決當時諸般情勢的需要，似屬不爭之事實。而顧頡剛氏肯定了洪水之大，同時又否定了治水的人，這才是矛盾的

說法呢！

三、洪患帶給予蒙古先民的損害：以上所述種種，證實了洪水之傳說並非子虛，而是確有其事。據地質學家說，地球上曾經過四次水川。第一次距今約四十萬年，第二次約三十萬年，第三次約十七萬年，第四次約五萬年。傳說中之洪水滅世，可能是第四次之冰川融解所致，時代為紀元前約五千年至五萬年之間。又據日人小川琢治之中國歷史地理研究云：「地球上經過一次冰川，地球上之生物經摧殘一次，尤其是人類被摧殘更甚」。在這次洪水滅世的大悲劇中，同樣的給蒙古高原帶來了極大災害，不獨氣候與地層有了劇烈的變化和變遷，生物遭到無情的摧殘，而蒙古先民們被摧殘的更甚更厲害，燦爛一時的古塞上文明，也隨着洪水之消退而消失了！經過這次洪水的激盪洗滌，蒙古高原的地面土層為之沖洗殆盡，大地上出現了出沒無常的沙梁沙邱，沙邱之動蕩，與沙土之飛揚，使蒙古高原突然變成貧瘠不毛之地，這些情形，必將成為蒙古文化停滯不進，蒙民生活落後的主要原因。這是一次非常的社會變遷，在範圍上來說，包括了物質環境的變遷，和文物制度變遷，在空間上來說，其變遷的幅度，够大、够深，在時間上來說，其變遷的歷程，够長、够遠，帶給蒙古人的損害，够痛、够慘！從此使蒙古民族又走向一個長期而最為艱辛的黑暗旅程，寄居在水天雪地裏，和大自然搏鬥，從一片洪漠中重建他們的社會秩序，在艱苦奮鬥中另創他們的文化領域，生活技能上，文化發展上都有創新與發明。這些都是我們必須研究推考的對象，儘管我們對這方面知識有限，史料不足，寫的雖然太簡單，但我們藉此可以獲得一個概念，蒙古民族是一個最優秀的民族。

一敗塗地的前秦苻堅，在其敗北之前即曾於派遣將軍呂光征伐西域時，令其如到龜茲獲致羅什時，應立即解送返國。有一本書①甚至於說苻堅征伐西域之目的即在企圖獲致羅什。因此關於佛教在西域流行之事，中國書籍自古即已記載了有關的消息，但是當時西域各國所流行的究竟係屬何種經典，並且各該經典究竟係用何種語言文字所書寫的等問題，幾乎並無任何記載。因此關於這一點，在研究上幾乎令人無法着手。可是由於近年探查發掘的結果，發現了除用梵文所書寫的佛經之外，自于闐、龜茲、焉耆等地遺跡之中，發現了應用各該地方語言所翻譯的佛經，此外又曾大量發現用索固特語或用土耳其語所譯的佛經。因此今天可以確認曾在該地流行的佛教經典，決非祇用梵文原文經典，相反地却是在西域各地方均有其他地方方言所翻譯並加以誦讀的經典，由這些獲得的經文

，以及根據向所知識的書籍中所記載的地方，再進而研究會在此地流行的佛教性質時，大體上可以說在龜茲、焉耆一帶的北道地方，小乘教具有勢力，而在以于闐為中心的南道各國，則是流行大乘教的。

佛教傳入西域的時期

現在有一件重要事情要弄清楚的就是佛教在什麼時候流行於西域的問題。關於這一問題，東西學者專家之間並非沒有發表了意見，但是似乎一種確定不移的見解還沒有發表。儘管要根據現存史料以判明這一問題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也不能不在此一為透露的想法。從文明傳播的原則上看，自佛教傳入中國稍前的時代開始，大概在此地業已流行了。這種現象其實並不限於佛教，即在下文所要說到的有關東西文明之交流，也是一樣，除了極為特殊的情形以外，都可做如是觀，殆無錯失。

佛教傳入中國的時期

佛教究於何時傳入中國，諸說頗為紛歧，但在學術上最受尊重者是魏晉一書所載的記事，亦即前漢末期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之說，而最為一般所熟知的，則為後漢明帝時的傳說。後者雖然是流行最廣的說法，但它充滿了矛盾，我們可以斷言它是一種虛構得最為拙劣的傳說。前者雖然也是並不一定可以絕對令人置信的記錄，但是在這一書的性質和記事的内容上，其可以採信之處，又迥非後者所可比擬了。現在並不是想進而批判這些記事，如果說在這一期佛教才傳來中國，那麼在交通上中國和西方各國必須經過的西域地方，而在這一富於宗教信仰及思索的依期系人種所佔據的地方，必定是在先已有佛教的傳播，而在其後才更波及於東方的中國，這就是我對此事的解釋和看法。

西域佛教和中國佛教的關係

印度佛教僧侶直接在中國宣傳佛教，傳播經文，或從事於佛教經典之翻譯，根據記錄所知，乃屬比較後來的事情，起初大概是由漢書史記裏所說的大月氏，即現在的阿富汗起至印度北方，安息即今之波斯地方，康國即索固特，今之撒馬爾罕地方的人們，或即由本文所謂之西域地方人士所翻譯者。那麼既然在這些西域國家裏，佛教已先中國而流行，且其經文亦被譯出，因此初期傳入中國的佛教，也可說是流行於這些國家之佛教的餘波，它曾蒙受西域甚多之影響當無疑。而自古在中譯佛經中所使用的語言，並不是出自印度的佛語，而係出自西域各國的語言，這是今天大家都知道的事情。例如沙門、外道、出家等語言都屬此類^②。現在再看看其他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佛教有十二因緣之說，可是在此十二因緣名目之中，就有四五個譯成梵語和漢語之間，而其意義並不相應者。

十二因緣的名目

可是在新發見的土耳其語佛經之中所看到的十二因緣的名目，則和漢語名目完全相合^③。對於這種現象想要率爾加以解釋的人，或者一定要說土耳其語佛經是從漢文佛經重譯出來的，可是這種土耳其語佛經乃是譯自焉耆地方所通行的語言，亦即譯自今天普通稱為吐火羅語言的佛經，所以不能簡單地加以說明便算了事的。在這種場合比較最為適切的解釋，是無論漢譯也好，土譯也好，反正都可被認為譯自吐火羅語佛經的。假如這一看法正確，那麼在漢譯或土譯之中所見到的十二因緣的名目，它之所以不能和梵語的名目相合的原因，實在是早已潛伏於吐火羅語的經文之中，在自梵文佛經譯為吐火羅文時，或在其以後時期內，大概準發生了這種變化。

西域佛教的性質

這裡所舉的不過是一個簡單的例子。反正若由這種關係加以考察，就知道西域的佛教並非純粹的印度佛教，而乃是在印度佛教上加上了某種變化的一種東西。可是那種西域佛教早已傳於中國，轉而輸入日本，因之普通都認為那即是印度的佛教，不過從一切以把握真相為使命的學問立場而言，把西域佛教的性質弄個清楚，乃是一件極為重要的事件，今後研究的斧斤必須在這一林木之中揮動了。

西域的祇教、摩尼教和景教

現在乘敘述佛教概略之便，也連帶地把他宗教加以簡單的記載。據我所知中國唐代自西方傳來而在一部分人士之間流行的宗教有三。其一為自古在波斯流行的拜火教，即中國所稱之祇教，其二為西元三世紀時，也在波斯由一位名叫摩尼的人所創的摩尼教，其三為基督教的一派奈斯托爾教，亦即唐代所稱之景教。祇教比唐代還早，在南北朝時似已經傳到中國，但是比較在社會上獲得勢力，還是唐代的事情。此外回教似乎也得到了部分人的信仰，但是並沒有資料做為確實的證據。

三教傳入西域的時期

這三種宗教究自何時開始，無法判明，但是我可以说三教和上述佛教的情形一樣，在流傳達到於中國之前，已在西域地方流傳了。尤其關於基督教現在雖然尚不能找出確證足以證明在它流傳中國之前，已在西域流傳，不過依照其他宗教和一般西方文明東漸的情形而論，相信這種觀點在原則上並無錯誤。而且在其間也決不會存在着可視為先傳入中國，然後又倒轉過來傳入西域，或在它傳入中國比較以後的時代再傳入這西域地方的特種情由。

景教和摩尼教經典的復活

三教之傳於中國，這是早已明瞭的事實，可是它是應用什麼經文和用什麼方法說教，幾乎完全無法知道。我們雖然也知道摩尼教和景教也有中譯的經文，可是它們竟沒有片紙隻字存在。但由於晚近的考古，曾自敦煌千佛洞的一個洞

裏發見了許多在宋代初期以前所書寫的文件，不料其中竟有中譯摩尼教和景教的經文數種^④，又在高昌附近這些宗教寺院的廢墟裏，發見了很多用中世紀波斯語、索固特語和土耳其語文所書寫的兩教經文斷簡^⑤。由於這些資料今天乃大體上得以瞭解它的教義，至少在東方所流傳的這一教義是怎樣一種東西，也知道了一些梗概，這可說是一件大事。由於這些經文的啓示，令人瞭解到摩尼教曾經發揮了徹底二元教的性質，它的教義是在被認做波斯國教的拜火教之上，再很濃厚地加上了佛教和基督教義的合成教，縱令它和基督教所誦讀的聖書內容並無變化，但在宗教理論彩色上，則有顯著的差異，在唐代爲了順應國情社會而說教，因此令人感覺着它的調和態度幾乎到了違悖基督教本來教義的程度^⑥，從這一切可明瞭它的一切了。但令人不可思議者，惟拜火教的經文迄無發見，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一定可以顯露出些光明的資料。

景教美術的殘迹

原書圖片第三所揭載者^⑦，是德國考古隊在高昌附近發掘基督教寺院廢墟牆壁上所描繪者，這幅畫委實可稱做是此地迄今所知唯一存在的基督教美術品了。從筆致上看這幅畫雖屬拙劣，但它大致還是唐代的繪畫。它跟下邊所要說的佛畫之類，作風完全不同，在被認爲不拘型式而具有寫實意味之點來說，頗感津津有味，依據發見人魯柯克^⑧的說法，左端站像身高體長，身着長及足部的綠色衣服，上罩帶有寬褶的紅色上衣，左手拿戴着香煙的黃色香爐，右手托着大概裝有聖水的黑鉢，其他三人均手持長有葉子的樹枝。她們的服裝，右首的婦人身穿綠色上衣，下穿足以掩足的長褲，黃色上衣。中間的兩位男人服裝奇異，爲其他繪畫中所未見，左方的人所穿者是黃色，右方者爲青灰色長衣，無衣帶。上罩無襟長袖下邊垂膝類似披風的衣服，左方的衣服是灰青色，右方的是黃色，雙方衣服的紅色裏子都在胸前翻轉過來做一個大三角形。左方的男人用黃色布匹纏頭，右方的男人似乎是戴着一頂黑色帽子。兩脚都穿着黃色靴子。畫的上邊則露着馬的前脚和騎馬人伸入鎧裏的左脚。從構圖上來看，上面的騎馬人如何則不得而知，但其中的四個人物，左方是基督教教士，其餘則無疑

滇邊民族的生活風習（續）

佛的化身個個崇拜

做和尚是一件光榮而享福的事，他們不須勞作，自有人民供養，他們對一切事情，都有優先權。所以那邊的和尚，每天除了跑跑馬，到外面玩玩之外，是沒有什麼其他的事的。因爲這樣清閒，和尚們就儘有機會去「邀嫂」了。和

是當地信徒，看樣子是在接受洗禮的。在瞭解佛教徒和摩尼教徒的服裝方面，固然有不少資料，但是有關基督教者，恐除今天這一壁畫以外，再沒有堪被採擇的資料了。

參考書

- ① 晉書卷九十五，鳩摩羅什傳。
- ② Lévi. Le "Tokharien B." langue de koutcha. J. A. 1913.
- ③ Müller, F. W. K. Uigurica, II.
- ④ 請參看羽田，有關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東洋學報第十八卷第一號所載）。關於第三圖，同人景教經典序聽迷詩所經（內藤博士還曆祝賀紀念論文集所收）。
- 同人，關於新出波斯教殘經（東洋學報第二卷第二號所載）。
- Chavannes et Pelliot. 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 J. A. 1912-1913.
- Waldschmidt und Lentz. Die Stellung Jesu im Manichäismus. 其他。
- ⑤ Müller. F. W. K. Handschriften-Reste in Estrangelo Schrift aus Turfan. I. II.
- Müller. Saghdsche Texte.
- Le Cog. 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 I, II, III, 其他，原書第二圖是魯柯克氏獲自古高昌摩尼寺廢墟的維吾爾語摩尼教經典，那是一張有美麗彩色的縮圖，原載魯氏 Chotscho.
- ⑥ 羽田，有關景教經典志玄安樂經。
- ⑦ 採自 Le Cog. Chotscho, Tafel 7.
- ⑧ 同上說明。

張紫桐

向「邀嫂」不是奇怪的事，因爲擺夷人認爲他們都是佛的化身，到那一家，都是被歡迎的，爲了這一點，他們就自以爲異於常人，再加上擺夷人都認爲他們的一切言行都是代表釋迦佛的，一個人能够給和尚摸一下頭，那是最走運的事，因此人人喜歡接近和尚，尤其是姑娘們，更是喜歡和尚，她們心目中的和尚，除了穿得漂亮，地位高尚外，最能爲她們所迷戀的，還是因爲「和尚」是釋迦佛

的化身的緣故，所以和尚「邀嫂」，一點也不費力，也不多麻煩，甚至和尚還被「嫂」來「邀」呢。

賤佛日子大吃大啖

和尚是幸福的，一年中有着不少的日子，是專為他們而設的。譬如「賤佛」期間，不但會送錢給他們用，送最好的東西給他們吃，而且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年輕小姑娘們，送上廟門，任他們取樂，供他們消受。

「賤佛」，是在種穀之前，或收割之後舉行，在這個期間裡，夷人是什麼都不作的，他們把一年中辛勞積存的一點錢，都送給和尚們去了，在他們認為和尚是佛的化身，把金錢送給和尚，就等於供獻給釋迦佛了。賤了佛，不但可以免却一切災難，而且死後還可以升天。到賤佛這幾天，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穿着他們唯一的漂亮衣服，挑着行李和吃的東西，走到寺廟中，在大佛殿裡面，各人找一個適當的地方，把行李打開來，就在那裡睡覺，在那裡聽和尚們唸經講法。那些天和和尚們呢，他們也像請客似的，把別村裡的大佛爺請來幫忙，因為賤佛的期間很長，一個土司所管轄的各村，並不在同一天，由和尚們自己決定，各村輪流舉行。

小姑娘們奉獻貞操

在這一天，你若是走進廟裡去看，真使人驚奇不已，大佛爺們，除了念經講法的之外，其餘的都是睡在那裡吃鴉片，而大小和尚們，却各人拉着一個小姑娘，在一傍談情說愛，祇要有機可乘，就拉拉扯扯的，把姑娘們拖去房裡吃酒，而小姑娘們也明知在房裡吃酒是怎麼一回事的，因此也假裝着羞答答的樣子，半推半就的給和尚們送進了禪房，參「歡喜佛」去了。夷俗認為一個處女如不是一個有佛庇護的，她自己也就很難覺得一個美滿的丈夫的。

蓆子何物無人知道

蓆子，究竟是什麼東西？誰也不敢決定，也沒法子給他一個正確的名字。牠棲息在深水中，形狀極似一床大的草蓆，顏色是一種深黑而帶綠的，因此土人即叫牠做「蓆子」，在車里和佛海的大河中，偶然就有出現。

這種東西平時棲息在河底深處，覓食時，漂浮在水面，就將有人畜或野獸走過河岸牠發覺，就很少有活命的希望。牠一躍出水面，就將目的物捲入水中，等了幾分鐘，這被牠捲去的東西，血肉一點也沒有了，僅剩一堆白骨。最奇怪的是：曾經有個土人帶了他的孩子在車里河邊工作時，被「蓆子」發覺了，牠一躍出水面，就想將小孩子捲去，那土人因愛子心切，就不顧一切的用力向

蓆子」砍去，結果那蓆子的身體被砍去了一部份，但牠跳入水中仍然活下去，由於這一點，我們推測牠或許就是南洋大海中的白爪一類的東西。在幾千年前，車里佛海一帶地方，也可能是一片大海，經過多少次數地殼的變動，這地方就成了大陸，而這類東西就大部份漸漸的滅亡了，所剩的極少數，經過若干年代的蛻變，就形成了今天的「蓆子」也說不定。

我們和地方上的人，也曾幾次想了許多辦法去捕殺過，但始終沒有捕殺到。直到現在，牠還是活著在那裡。這東西很值得生物學家去研究。

卡瓦山上神秘莫測

卡瓦山是神秘的，因為那裡面出產着大量的鴉片，還有着未開採的金礦和銀礦，但因土著人民的好殺成性，除了極少數的人例外，直到現在那裡還很少有人深入過。

卡瓦山裡所住的人，完全是一種野卡，他們有一個王統治着，據說就是世襲的葫蘆王。所以卡瓦山，也就是南昭野史上所說的葫蘆王國。因為這地方出產着鴉片，所以雲南的鴉片商人，從各地方向這裡集中，帶着大批的金葉換了鴉片又往昆明附近運去，因此這地方的人是富足的，但土人雖有了黃金，也無法去花用，除了埋藏在土裡，就是繳納給葫蘆王，據深入過卡瓦山區的人說：卡瓦王宮裡面的地板和柱子都是金子包裹着的，由這一點點傳說，就可見他們是如何的富足了。地方政府對它，除了希望它多運出些鴉片烟，多繳納幾個錢之外，其他什麼也沒有，不要說教育和開發了。這真是一件怪事。

境內住民崇敬孔明

卡瓦人迷信鬼神，特別崇敬孔明，他們自認是孔明的後裔，任何人也不能推翻他們這種根深蒂固的觀念。這是好的現象，若不是有了這一點觀念深刻在他們的那簡單的腦子裡，英國人早就把他們歸併入緬甸了。可惜我們邊地的官吏們對待他們仍採取一種化外民族的手段，這是最遺憾的一件事。他們既然承認孔明是他們的祖先，是天上唯一至尊的神，為什麼我們就沒有注意這一點，依據這種思想觀念，來開發他們的民族意識呢？

英人傳教創立新說

記得民國廿八年，英國有一個牧師，他冒險深入到卡瓦山裡去傳教佈道，他在裡面宣傳基督福音，化費了許久的時間，都不能使得卡瓦人信仰他，他覺得很奇怪，經過各方的探究，才發覺孔明先生是他一個最大的敵人，是一個無法打倒的大敵人，於是他在萬無辦法之中，却想出了一個奇妙的方法，就是利用卡瓦人的無知，而捏造說：天上有兩個神，一個是老大，一個是老二，老大

就是孔明先生，老二就是耶穌基督，他們弟兄兩個非常親愛，在幾千年前，是老大孔明先生主宰世間萬物，現在因為他年紀老了，不願再管事了，所以就叫他的兄弟——耶穌來管理人間……這種宣傳確實收了很大的效果，那位牧師把天父的兒子變成了孔明的兄弟，而且還用羅馬字母，根據卡瓦人的語言，編成一種文字教他們讀，直到大陸沉淪前夕，他的兒子還繼續在那裡工作。他們傳教的精神，是使人敬佩的，而他們的陰謀，我們却不能不注意。而我們邊地的執政者，一直仍裝做不見，不知道是故意如此，還是懶得去麻煩。

曲直不分牛角是膽

卡瓦人是無知無識的，所以就野蠻到極點，縣政府除了向他們要錢，什麼也管不了。就是他們自己的社會裡，除了卡瓦王是至尊之外，也沒有什麼政治系統。在他們自己中間，如果發生爭執，是沒有什麼事非曲直的，誰是誰非，各人抬着牛角一對，同去卡瓦王那裡比量，誰的牛角長，誰的理由就充足，誰的牛角短小，誰就沒有理，這是天經地義，任何一個人也不反對，勝了訴的人家，就將牛角掛在自家的大門口，這不僅是顯示榮耀，而且還可藉着這牛角來管治別人，這種奇怪的制度，到今天也只有這個民族社會中才有。

牛角發財漢人致富

每年到舊曆正月間，卡瓦人下山了，而內地漢人也帶來了許多金子和用的東西來到此地，換取鴉片，有許多人就利用卡瓦這種野蠻觀念，到處搜尋長角牛趕到這裡來，如果這頭牛給卡瓦人看中了，他是不惜重金購買的，據老於此的人說，如果卡瓦看中你的牛，你第一次無論他出多少價錢，你都不賣，而等到他走了又轉回來時，你可以任意索取高價，他雖然還價，你還是不賣，而他老是守着這頭牛不走，結果只好照你所要的價付款，他們所付的款，當然是鴉片了。卡瓦買牛是要牛角，好的可以賣兩千兩鴉片煙，所以每年漢人到那邊發洋財的確實不少。對這班人，好事者無以名之，祇好叫他們是發牛角財者。

野蠻風俗人頭祭田

人頭祭田，在卡瓦社會中，是一件普遍而隆重的事，所以每到卡瓦種穀時期外面人就很少在卡瓦山附近走動的。因為在這個時期，是卡瓦人殺人頭祭田的時期。

卡瓦人在開始種穀時，他們都是先將穀種用一個竹籬盛好，供在家中，然後就在外面四處尋找，如果有那一個被人殺了，他們就用毒箭先將這個人射死，然後將頭割下來，帶回家中祭了穀種，再開始播種，尤其是滿臉都是鬍鬚的人頭，更為他們所重視，如果有人尋得這種人頭，他們是不惜重金購買的

，他們的買賣，當然是以鴉片作抵金錢了。傳說曾經有一個卡瓦殺了這樣的人頭祭田，結果他的收成特別豐富，因此後來的人，就都以殺了這種人頭祭田，收穫一定特別豐富的。這種殺人頭祭田的野蠻風俗，據說還是孔明先生的遺教。孔明先生征南蠻時，他覺得卡瓦人太野蠻了，如果不完全滅絕，將來是一大後患，為免貽後患計，就想了一個使他們自相殘殺的妙計，所以就教導他們種穀子，孔明先生事先叫人將穀種分為兩部，一部放在鍋裡煮熟，一部是未煮的，他先將煮熟的穀種散發給卡瓦人，叫他們試種，當然一顆不苗也不會生長的，卡瓦人覺得很奇怪，就去請教孔明先生，孔明說他們不誠，應該殺人頭先祭田，然後再去播種，卡瓦人照辦了，孔明就將未經煮熟的穀種給他們，他們拿去撒在田裡，果然長出苗了，他們覺得孔明先生真是神人，因此每逢種穀，就殺人頭祭田，相沿成習，直到如今。

卡瓦人自相殘殺的結果，人民是一天一天的減少了，他們覺悟如果這樣自相殘殺下去，是會滅種的，於是聰明的人就發明了殺外族人的人頭祭田，如此一來，他們就自己不殘殺自己了，結果漢族或別的種族遭了殃，這真是孔明當年所預料不到的。弄巧成拙，諸葛武侯害了多少無辜呵！

禁毒政策官樣文章

這些地方普遍出產着鴉片，每年運到內地的，約在幾百萬兩以上。每逢到收割時期，那些烟商，從昆明附近各縣帶着大批的馬匹和黃金，到這一帶集中，他們都是全副武裝，大的烟幫，還帶了許多自動武器的。他們來到這一帶，就拿黃金換取土人的鴉片煙，然後運至內地銷售。

在這一帶地方，遍地是鴉片，雖然上面一再申令的嚴行禁種禁吸，那不過是官樣文章。人民靠它為生，衙門裡的靠它發財，還有些土霸也是靠它作威作福，在如此情形下，那能禁絕？尤其是政治的黑暗，官吏的貪污，更是禁毒的一大阻碍。老百姓種了一點鴉片，除了自己吃，大部份都是繳納給土霸和官吏去了，他們要應付生活，要應付土霸的剝削，要應付地方的各種稅和負擔，還要應付省方或專員派來的委員老爺，尤其「惱火」的是委員老爺，什麼禁煙委員，財政委員，民政委員，督導委員，名目多得不可勝計，而這些委員到了邊地，除了地方人民攤派食宿費用，另外還得送點旅費，他們自己名之為「草鞋錢」，這一筆錢，數目就相當了，人民負擔如此重，除了種植鴉片實在沒有更好的收入可以應付得了。邊地人有一句話說：「不怕敵人到，只怕委員要。」由這句話中，我們可以知道委員是如何的使人民頭痛了。其次說到縣長，老實說，邊地縣長真能替人民做事的就不容易找出來，他們到邊地來，不但花了好多本錢，而且也是冒着生命的危險的。若不是吳子，誰肯去為民盡瘁呢？我們敢說一句，在邊地做官的，只需一年兩年就可以回到內地作富翁了，據我所知道的邊地許多縣長，沒有一個人回到內地不是滿載而歸的。邊政如此，煙毒

那能禁絕？

黃金集中毫不稀罕

黃金同鴉片是不可分的，因為出產着大量的鴉片，所以內地黃金就向這地方集中，在這裡，黃金究有多少，實在無人能有一個正確的統計，你只要看看那些擺攤子的小販，他們都有三兩個很重的金戒指戴在手上，你就可以知道這地方的黃金，是多到如何程度了。更何況卡瓦山裡，還有未經開採的金礦呢！

西藏人在泰國

——曼谷之行

今年二月六日，國際地方政府聯合會（International Union of Local Authorities），在曼谷召開第十八屆大會，我也濫竽充數，以中國代表團團員的身份，前往參加這個學術性的國際會議。

在曼谷期間，除開會的公事外，自免不了要有一些屬於私人的活動，如：



曼谷玉佛寺與同鄉留影

烟毒的禁絕，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在邊地，土人靠此爲生，官吏藉此發財，如果誰奉公守法，嚴行禁種，不但丟了本錢，還要激起民變。不是傻瓜，誰也不願幹這倒霉的事。

我覺得要禁絕邊地烟毒，不是一年兩年可以奏效，必須予以相當的時光，計劃治本的辦法，去逐步實施，而最主要的還是澄清吏治，剷除土霸，這兩種惡勢力不剷除，什麼好的辦法也行不通，而邊地的烟毒也永遠肅不清。將來收復大陸，邊疆教育的重整，更不在話下了！

伊西娜珍（吳香蘭）

瀏覽名勝啦，參觀著名的廟宇啦，逛逛街道啦。但在事前，我沒有想到在泰國會遇見我們的西藏同鄉。現就遇見他（她）們的情形，做一個簡單的報導。

同是天涯淪落人

二月十日，是陰曆正月初二，藏曆正月初一。這天，在與會的各國代表中，也輪到我們去遊覽。

參觀過皇宮後，遊覽專車直駛玉佛寺。我是佛教徒；尤其這天是藏曆正月初一，所以在嚮往已久的玉寺佛裏，我必須要鄭重地大行拜佛之禮，自不在話下。

當我拜佛已畢，舉目矚視四週的人羣時，忽然在人叢中，發現有一個身着玫瑰色西藏婦女服裝的女子。這似乎是像有點做夢一樣。我看她梳着泰國婦女最流行的髮式，鼻上架着一副太陽眼鏡，手裏提着一個小型的照相機。

一望而就知道她是最新式的西藏女性。只見她匆匆忙忙地跨出了大殿。

我低聲向周培善先生和他的夫人說：「那是西藏小姐，不知道她是從那裏來的？」正說着，這位因風姿綽約，儀態萬方而引人矚目的西藏小姐，摻扶着一位年近六十歲，身着淺綠色西藏婦女服裝的婦人，再度從大殿外面進來。緊跟在她們後面的是一位教授模樣的老先生。他手裏牽着一個約四歲的女孩子。從他們的舉止和行動上，可以看出他與這兩位着西藏婦女服裝的婦人，是一道來的。

這時，我禁不住地有一種激動和緊張，我在想，不管他（她）們是那裏來的？在有家歸不得的今天，大家同是天涯淪落人！

來自印度大吉嶺

在大殿裏人多而有點擁擠，但她首先發現了我，匆匆奔去稟告她底母親，

這時，緊跟在她們後面進來的這位老先生，似乎並不「老眼昏花」，他很機警的向我望了一眼；走到我面前，並以笑容可掬的神態，對我打了一個無言的招呼。

「請問先生，您是從那裏來的？」是同行的周培善先生，先用英語這樣問他。

「大吉嶺」老先生回答。

接着這位老先生改用藏語談話了。

「您會藏語嗎？」我點頭表示會。

「府上何處？」他問。

「西康」答。

「啊！『扎西德來』 bkr-shis-bde-Lees（相當於國語的『恭喜發財』，因為今天是藏曆新年）。」「

「請問夫人，您是從何處來的？」

「我是從中華民國——自由中國——臺灣來的。」「

「您是不是就是『伊西娜珍』？」

「一點也不錯。」「

這時，老先生很興奮地急着介紹說：「這是我的太太；這是我的女兒。」然後俯身撫摩着小女孩的頭說：「她是我的外甥。」於是，我們合十為禮，互道「扎西德來」。

從他們的這個外甥女的臉型和頭髮上，我知道他們的女婿，是個屬於西方種族的外國人。但是，這女孩子的媽媽——我最初見到的這個年輕的西藏女子，却没有染上一點外國人的氣習。她的女兒，也能操流利的藏語。

藏胞嚮往 蔣總統

據說，在香港，也有幾個嫁了外國人的西藏女子。她們的服裝也和這個西藏女子一樣，並未因嫁了外國人而更其衣冠。可是，在她們的身上，却已丟掉了西藏婦女特有的標誌——「邦登」Pang-dan（彩裙）。現在印度的西藏婦女，聽說也是如此，這也許是一項進步？！

由於我是團體行動；所以和他們還沒有來得及多談，我被大會的服務員前來催促着離去。於是，我只好向他們說「再見」，然後便匆忙地走出大殿。回頭看時，他們在大殿門口望着我的離去，那種依依不捨的樣子，也真使我心酸！

我對自己說：「我不能就這樣離開他們；至少也得要與他們談談。」於是，當我們參觀另一處高塔的建築時，我要求周先生夫婦，陪我去同她們拍個照，以資紀念。

我們再度至玉佛寺大殿前的時候，見他們已禮佛完畢，正在穿鞋處穿鞋。

他們一見我重來，幾乎高興得連話都講不出來了。

拍完照後，老先生望了望周先生夫婦說：「我非常嚮往現在自由中國的臺灣。如果有機會的話，我一定要去臺灣看看；並希望能晉謁 蔣總統致敬。」他的夫人也搶着說：「我也要去臺灣晉謁 蔣夫人致敬。」

我知道這位誠摯而善良的老先生和他的夫人所說的這些話，決不是「外交辭令」，而是出自他們肺腑之言。

重返西藏具信心

知道時間已不多，不允許我與他們多談。於是我向老先生說：「請您回去印度時，費神代我向在印的同鄉父老們問好。我也很希望去印度一趟，此刻沒有機會。」

「您現在從泰國去印度，不是很方便嗎？」

我說：「這次我只到泰國，除泰國以外，不打算到任何地方去。等下次有機會時再去印度。」

他說：「我相信如果您要去印度，一定非常順利；那兒的同鄉們會歡迎您的，因為流亡在印度的同鄉們，很希望在外面的同鄉去看看他們……。」

我不願再談這個，於是改變了話題說：「目前印度藏胞的情況如何？可以告訴我一點嗎？」

「當然可以」他說：「我們寄居印度的藏人，雖然一般的生活都很艱苦；但大家對必能重返西藏，都具有不可動搖的信心。」他並解釋說：「信心是最重要的，如果失去了它，那一切就算真的完了。西藏人從未動搖過與共匪作戰



在舊皇宮前留影

到底，必獲最後勝利的信心。這是您應該知道的。」

想不到這位老先生，竟給我來了一段「精神講話」。

的確，信心是我們最重要的。如果失去了信心，前途還有什麼希望？

據這位老太太說，他們來曼谷的主要目的，在於禮拜。因為泰國是一個純佛教化的國家，所以凡是篤信佛教的人，以能到印度和泰國一行，引以為畢生最大的榮幸。他們的次要目的，是來看他們在泰國的女兒。她說，他們將在泰國停留至四月，然後再去香港一行。

他們的女兒給了我地址和電話號碼，希望我去他們的住處，一敘鄉情；或他們來我的住處。但是，隨着團體行動的我，並不允許這樣。於是我祇好說：「我非常願意這樣做；但由於不是個人行動，所以在時間上處處受到節制。希望您們能原諒，大會安排我們團體要去清邁，等回來以後有機會，一定要與您們相處一處，隨意暢敘。」

就這樣，我與他們分別了，再轉往臥佛寺去參觀。

長街又遇老鄉親

二月十六日我們從清邁返回曼谷，十七和十八日都因例假，不能去辦簽證手續，這期間除了照規定的時間，分別拜訪僑領外，沒有什麼事。晚上，我們由雲南同鄉陪着，去逛大街，看看曼谷的夜市。

華僑區的夜市，與臺北西門町的圓環一樣的熱鬧。在這裡，可以說完全是中國人的天下，感覺不出是在外國，我一邊走，一邊細心地注意着每一個做生意的人。走着走着，看到一個擺地攤的商人。他的模樣很像西藏人。他做的是珠寶生意。我順手揀起他的一粒珠寶；並用藏語試探式的說：「這個要賣多少錢？」顯然，我的這句話使他楞了半天，之後，才說：「哦！夫人，您是香港來的？」我搖頭否認。他又問是「大陸？」我仍搖頭。他再問「何處？」我說：「我是從臺灣來的。」他不懂。我解釋說：「是蔣總統所在的地方來的。」他點頭說：「是海那邊美麗的島上？」我說：「正是」。於是，在長街上，我又遇見來自印度的老鄉親。

謀生方式各異同

這個賣珠寶的西藏商人，為了表示他對「自己人」的感情，特別從懷裏取出一大把珠寶來；並說：「夫人」如果您要的話，咱們是自己人；這是真的；我會以最便宜的價錢賣給您。」我說：「我不想買任何東西，祇不過是走走看看而已。」

我問他生意如何？他說：「還不錯」。據他告訴我，他們一共有廿多個人，是做這種生意的，也都是同鄉。他們的行踪不定，經常往來於印度、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日本和泰國等地。

他是西藏南部人，他也談到有關政治的話。他說：「雖然，我現在是一個商人。但是對於西藏人民爭取自由生存的事，決不後於任何人。他堅決的相信，西藏人的一切，是操縱在西藏人的手裏。共匪的侵略和迫害，絕對消滅不了

西藏人求得自由與生存的意志。」

他繼續說：「我們在外面跑跑生意，一方面自然是為了生活賺點錢，他方面，也是為了看看各地的實際情況。謀生的方式各有異同，況且我們已是失去了家園的人。」

他說這些話的神情，都非常硬朗而堅定。我說：「祇要大家有信心，有勇氣，團結一致，我們必能很快的打回老家去！」

他再三問我的住處，說：「要邀同鄉們一同來看我。」我謝謝他的好意，並請他代我致意，為了不耽誤他的生意，匆匆告辭了。

兩則投奔自由的消息

近幾個月來從鐵幕和竹幕後逃出來兩個頗為出名的人物，奔向自由，造成了轟動世界的大新聞。前者是俄帝已故共黨頭子、獨裁者、殺人魔王史達林的親生女兒史薇拉娜，後者是中國有名的小提琴家馬思聰和他的眷屬全家。

①現年四十二歲的史薇拉娜是精護送她印度籍的丈夫辛哈的骨灰，在去年十二月間由莫斯科飛抵印度。今年三月六日他向新德里美國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翌日她便搭取道羅馬的飛機前往瑞士，在那裏又住過了一段時期，終於在四月廿一日飛抵美國，在那裏她得到了安息之處和自由的新生活。

史薇拉娜對記者說：「我為什麼要離開俄國前來美國？從作小孩子的時候起，我便被教以共產主義，而跟同一代的每一個俄國人一樣對共產主義相信無疑，但是，在年齡漸長經驗漸多之下，我則慢慢開始有了不同的想法，使我改變的，宗教反是一大因素。我所生長的家庭，是從不談上帝的。當我長大成人，我發現心中沒有上帝，可就無法生存。」他的聲明說：「在我眼裏，並沒有資本主義者和共產黨人之分，祇有好人壞人和誠實人及不誠實者的差別。我雖然一向住在莫斯科，却相信人人能以任何能享自由的地方為家。」

蘇俄指控美國利用她作反蘇宣傳，特別是在蘇俄慶祝「布爾希維克革命」五十週年時打擊蘇俄的信譽。而史薇拉娜則解釋說：「他祇是想對人說真話，對世界上所有的人說真話。好讓我在俄國那邊的朋友也會從沉睡中覺醒。」她說：「在那裏，人民沒有一點自由，所有的選舉都是假的，她父親是一個暴君，可是他的同黨伙伴也都作了壞事，不能由他一人負責。」

她的回憶錄即將出版，這和她投奔自由的行動配合起來，對俄帝和共產主義是一項嚴重的打擊。

②馬思聰是匪偽政權中的前「中央音樂學院院長，廣東海豐縣人他在抗戰勝利後，曾來臺灣省指揮交響樂團，大陸陷匪後又返回大陸。經過了十八年的工作，共匪指他是舊的資本主義的封建音樂，這種音樂祇傾向於腐敗，毒害聽眾的心靈，於是對他發動激烈攻擊。

去年八月十四日，一股「紅衛兵」衝進他的住宅，進行洗劫。並把他拖往「思想改造所」，一進門便被潑上一桶糞糊，滿身貼上咒罵的標語，頭戴紙做高帽，加以凌辱，在一百零三天中，每天做重勞役，寫自白書，遭受毆打要他供認一切。然後他帶着遍體鱗傷，返回四壁蕭條的家裏，經過了許多周折，終於獲得意外協助而逃脫了魔掌。他在共匪隊伍裏地位很高，身兼偽「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偽「中國人民與外國文化關係協會會長」偽「中國印尼友善協會會長」偽「中國頭友善協會副主席」及偽「中國奧拉丁美洲友善協會會長」和「一二三」偽「人代」等頭銜。擬馬思聰說：「像中共這樣的政權不會有什麼前途」。他從此可以縱情高奏自由之歌了。馬思聰的逃亡和報導，對美國文化界連姑息份子內，都構成了最富有教育意義的一課，當然對共產匪幫更是一種無情的打擊，因為他揭穿了共匪的真面目。

西康的僛

畢耕

僛僛散佈在西康、四川、雲南各省，通稱為「夷人」或「夷族」。古代稱盧、保、盧鹿、烏蠻等，現在都寫作保僛、僛僛、或保僛等。他們聚居的中心在西康東南隅的大涼山。雖然他們和漢人藏人雜居，但是他們的文化數千年來始終保持着他們獨特的狀態，所以外人稱他們為獨立僛僛。考僛僛的歷史在漢代為屬西南夷，唐為南詔，元朝設羅羅斯宣慰使，始有土司，清末以來，改土歸流，現在成為多數貴屬（黑骨頭）統治的局面。

西康的僛僛散佈在昭覺、寧東、寧南、及西昌、越嶲、冕寧、會理、鹽邊等縣的高山，此帶原名寧屬，現在康屬九龍縣的東部和瀘定縣的南部有他們的散住的部落。

大涼山的主峯名龍頭心，又叫黃茅埂，在昭覺縣東，山下有一條美姑河。這裡是僛僛族的中心，不但人口最密集和外族隔離最遠，而是他們神話中的人類發源地。關於人類的起源在僛僛間也流傳着一個有趣的神話：大意謂在太古時天公天母要用洪水毀滅人類，人類的始祖喬姆石奇兄弟三人在洪水泛濫之前得神人的指引，予先用丁銅、鐵、與桐木造了三隻船，洪水發時兄弟三人便分乘三船逃生，銅船鐵船都連人帶物沉入水底，獨有喬姆石奇的一隻桐木船飄浮在水上得免於難，洪水愈發愈大，世界上的一切都被淹沒了，祇有龍頭山的山尖還露出水面，石奇的木船經過很長久的飄流，最後泊在龍頭山的山尖上，他下船在山尖上拯救了不少飄浮在水面上的小生命，蟲、蛇、鴉、雀等。八十一天後，洪水退去人類絕跡，這些小生命為了要報答喬姆石奇救命之恩，乃設法延續人類，於是共同設計把天上的仙女接了下來配給石奇，後來仙女生了三個兒子都是啞吧，黃雀又飛上天宮竊聽取治療啞吧之法，把三節竹筒，投在火裡爆了，三個兒子驚出三種不同的語言，老大說僛僛話，是僛僛的祖先；老二說番語，是西番的祖先；老三說漢語，是漢人的祖先。

僛僛善耐寒，大多住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地，過着農耕兼收畜而又狩獵的生活，農作物除涼山中有稻穀外以蕎麥、燕麥、洋芋為大宗。牧畜以羊為大宗、牛次之，豬也三五成羣的放牧在山上。他們的住處是泥牆板瓦，一律都是三間的矮屋，進門的一間，中間挖一個火坑，支三塊石頭做鍋，他們的飲食坐臥都在鍋莊四圍。普通右邊一間多用來存貯糧食衣物。左邊一間則做為畜舍餵養牛羊牲口。他們物質生活極簡單，男人冬夏都一律祇穿單衣褲，女子一律穿單衣單裙，赤足，外披羊毛製的披風一襲，白天做大笠，晚上做被蓋，男子頭頂上挽一個髮髻，或留一撮長髮，稱「天菩薩」，是靈魂的所在。女子少年時戴帕子，生育後戴六角帽。盛裝的衣領袖上滿綴繡花的圖案。飲食以蕎麥燕麥

、洋芋、蘿蔔為主要食料，男女都喜歡飲酒，但不飲茶。吃的牛、羊、豬都用木杖擊斃，肉類不經水洗，連皮帶血在火上烤食，或投入鍋中白煮。他們的素肴不行煎炒，因為他們傳統煎炒的油香會引鬼入室。其愚笨迷信如此，很是可笑。食器都是木製，長柄木匙是吃飯喝湯兩用的器具。

族中盛行小家庭制，結婚成家後，就另建房屋實行與老家分居，成婚的年齡很早，男子十二、十四、女子十一、十三，即行婚禮，儀式為野蠻的掠奪婚姻，送親的人先把新娘擄入田野，迎親的便過來爭奪，在泥石亂飛，大聲叫罵中，新娘被男家迎親的人擄奪而去。新娘在黃昏時進屋，天明歸寧，以後直到新娘懷孕後方正式過門成立小家庭。生育的時候，丈夫遠出躲避。產婦在門背後臨盆，嬰兒下地時，立刻吞食一隻母雞，以破除其所謂不祥。五天後將嬰兒抱出大門，剃髮題名。題名時因為命宮上的沖剋，往往拜寄於牛、馬、豬狗或門檻、石包等做乾女兒，拜寄的儀式是向牛馬等敬酒，將嬰兒在牛馬等的肚下授過，然後取名叫牛兒子，或馬兒子等等，據說這樣小孩就能長命百歲了。他們的族中若有死亡，則除癲瘋病，花柳病，和不足半歲的嬰孩死後埋入深山老林中，其餘都行火葬，用酒洗屍體，換新衣，抬到山邊用木柴焚化，舉火前送葬的親戚打槍賽馬，以顯示族中的強盛。焚化後一二月請巫師招魂做靈，用竹子、羊毛，細冬青枝，做成一枝短毛筆似的靈位，供在鍋莊前。幾年後再超度亡魂，舉行盛大的做白，請了幾個巫師，蓋箐棚做靈堂，在地上插樹枝做法事，打死數十頭牛羊豬陳列作犧牲，遠近的親友都來弔祭，又是賽馬打槍，飲酒吃肉，唱歌，一連三天，巫師把法事做畢，將靈位送上高山密藏岩穴中，表示亡魂已登樂土。這時親友解帶脫衣贈給喪居的主人以為贈禮。

僛僛分「黑骨頭」「白骨頭」兩種，黑骨頭是眞僛僛，僛僛中的貴屬；「白骨頭」是血混僛僛，黑骨頭的奴隸。多數的「白骨頭」是擄來的漢人和番人。人口比例黑骨頭占十分之一，白骨頭占十分之九。族中的階級很嚴，黑白不通婚媾，白骨頭世代淪為奴婢不能翻身。雖然黑骨頭對待白骨頭很嚴酷，但是黑白的物質享受平等，黑骨頭頗能愛護白骨頭如子女，推食解衣，無微不至，因此多數白骨頭雖遭遇悲慘，却仍能接受少數黑骨頭的統治而沒有反抗，這就是民族問題的奇蹟。

僛僛的社會組織以家族為單位，每一姓為一支，每支的家屬主奴就是一個社會的集團。支與支間存有親、冤的，因為舊恨新仇往往冤上結冤。僛僛的民族性勇於私鬥，「打冤家」的風氣極盛，時常因為雞犬之爭而釀成支與支間流血數里的大戰，又崇尚報復，父傳其子，子傳其孫，牽連親屬，世代不已。

編輯後記

本期共輯錄各類文章十一篇，除報導近三年來有關政府機構蒙藏工作的進步實況外，以研究蒙漢關係、蒙族來源以及邊疆各族的宗教與文化為中心。

我國的邊疆面積遼闊，宗族繁多，其中以蒙古、西藏、新疆等部分在歷史上所佔的地位為最重要，問題也較複雜，尤其近三百年來因受俄帝侵略影響，所引起的問題更為嚴重。自共匪竊據大陸後，破壞民族團結，消滅民族文化、清算鬭爭等暴行接踵而來，已使民不堪命，我政府遷臺以來，雖距我邊疆省區益遠，而關心的程度反而愈切，故在困難環境中，亦無日不在積極策劃推展邊疆工作，以期與反攻復國的國策相配合。也許人們祇看到「反攻復國」和「討毛救國」的大題目，而忽略了邊疆問題，實際上我們早已不應再把邊疆的省區視做藩籬，因為交通的進步，地球顯得日益縮小，從前非兩三個月不能到達的地方，光復後必能當日到達，從這一觀點來看，以前的蒙藏新疆雖然都遠在中原的數千里外，可是從今日的觀點看，彼此已經密切如同比鄰了，因此對邊疆每方面的研究與工作，乃是當今的急務而非是「冷門」。從本刊記者所寫「在安定中進步的蒙藏工作」一文，可以看出我政府主管部門的苦心和作品熱誠。

東濟先生「論培育蒙藏青年人才問題」一文，正顯示出國家百年大計中的一件要務，沒有專門人才不但反攻是妄想，建設和掌握更是難上加難，此點對邊疆尤為重要，本文論述甚詳，盼望政府和有識之士都寄予最大的同情與支持。

宋奇和趙尺子兩先生的文章，都是極有份量的作品，也可以互相發明，在此特順表敬意。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內版臺誌字第一六四七號
中華郵政登記證認為第一類新聞紙
臺灣郵政管理局新聞紙類登記執照臺字第一六五八號

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季刊

第十八期

定價：新臺幣五元

發行人：李永新

社長：周昆田

主編：宋念慈

發行所：中國邊政協會

地址：臺北市漢口街二段五一號五樓
電話：二四二〇二

印刷者：清水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中山北路一段六七號
電話：四五九二四、四五九二八